



册府元龟
卷之四十五



13
849
18



門 4 3
849
18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岡琦較釋

帝王部 四十五

謀畧 權畧

謀畧

夫王者龍興大人虎變莫不乘期運而起膺命曆之
數繇是三神眷命百姓與能然後履至尊而制六合
發大號而奉帝統者焉若乃經綸草昧之際艱難開

創之始維御群品驅攘醜類決機帷幄之內矢謀俄頃之間密不容髮迅如發矢斯固奇畧獨運宏謨絕出制勝以無失闔智而邁倫者哉若乃端委南面總制萬機舉無失策識參寰表開物成務而卒以戡濟繇中制外而臻乎底定斯皆稟英睿之姿包遠大之度而能揚茂烈於當世飛淑聲於無窮者也

漢高祖十年九月代相國陳豨反帝曰豨嘗爲吾使甚有信代地吾所急故封豨爲列侯以相國守代今乃與王黃等劫掠代地吏民非有罪也能去豨黃來歸者皆舍之帝自東至邯鄲帝喜曰豨不南據邯鄲

北沮漳水吾知其亡能爲矣趙相周昌奏唐山二十五城亡其二十城請誅守尉帝曰守尉反乎對曰不帝曰是力不足亡罪上令周昌還趙壯士可將者白見四人帝嫚罵曰豎子能爲將乎四人慚伏地帝封各千戶以爲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賞未徧行今封此何功帝曰非汝所知陳豨反趙代地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今計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皆曰善又聞豨將皆故賈人帝曰吾知與之矣乃多以金購豨將豨將多降

後漢光武為更始大司馬徇河北先是更始遣尚書
 令謝躬率六將軍攻王郎不能下會光武至共定鄴
 鄴而躬裨將虜掠不相承稟光武深忌之雖俱在鄴
 鄴遂分城而處然每有以慰安之躬勤於職事光武
 嘗稱曰謝尚書真吏也故不自疑躬既而率其兵數
 萬還屯於鄴時光武南擊青犢謂躬曰我追賊於射
 犬必破之尤來在山陽者勢必當驚走若以君威力
 擊此散虜必成禽也躬曰善及青犢破而尤來果北
 走隆慮山躬乃留大將軍劉慶魏郡太守陳康守鄴
 自率諸將軍擊之窮寇死戰其鋒不可當躬遂大敗

死者數千人光武因躬在外乃使吳漢與岑彭襲其
 城漢先令辨士說陳康康然之於是康收劉慶及躬
 妻子開門納漢等及躬從隆慮歸鄴不知康已反之
 乃與數百騎輕入城漢伏兵收之手擊殺躬其眾悉

降

續漢書曰時岑彭已在城中將躬詣傳舍馳白漢漢至躬在彭前伏漢曰何故與兒語遂殺之

更始遣李軼朱鮪等守維陽光武乃以馮異為孟津
 將軍拒朱鮪異乃遣李軼書深達意通書之後更不
 與異爭鋒異見其信効具以奏聞光武故宣露軼書
 令朱鮪知之鮪怒遂使人刺殺軼是城中乖離多
 有降者

建武十六年郡國大姓及兵長群盜處處竝起攻劫所在害殺長吏郡縣追討到則解散去復屯結青徐幽冀四州尤甚遣使者下郡國聽群盜自相糾擿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雖逗留迴避故縱者皆勿問聽以禽計爲効其牧守令長坐界內盜賊而不收捕者又以畏懦捐城委守者皆不以爲負但取獲賊多少爲殿最唯蔽匿者乃罪之於是更相追捕賊竝解散徙其魁帥於它郡賦田受廩使安生業自是牛馬放牧邑門不閉

魏太祖初爲曹公西征馬超韓遂韓遂請與公相見公與遂父同歲孝廉又與遂同時儕輩於是交馬語移時不及軍事但說京都舊故拊手歡笑旣罷超等問遂公何言遂曰無所言也超等疑之他日公又與遂書多所黠竄如遂改定者超等愈疑遂公乃與克日會戰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乃縱虎騎夾擊大破之斬成宜李堪等遂超等走涼州楊秋奔安定關中平諸將或問公曰初賊守潼關渭北道缺不從河東擊馮翊而反守潼關引日而後北渡何也公曰賊守潼關如吾入河東賊必引守諸津則西河未可渡吾故盛兵向潼關賊悉衆南守西河之備虛故二將得

擅取西河然後引軍北渡賊不能與吾爭西河者以有二將之軍也連車樹柵爲角道而南旣爲不可勝且以示弱渡渭爲堅壘虜至不出所以驕之也故賊不爲營壘而未割地吾願言許之所以從其意使自安而不爲備因畜士卒之力一旦擊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

晉武帝初爲魏武主簿從討張魯言於魏武曰劉備以詐力虜劉璋蜀人未附而遠爭江陵此機不可失也今若曜威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勢必瓦解因此之勢易爲功力聖人不能爲時亦不失時矣魏武

曰人苦無足旣得隴右復欲得蜀言竟不從魏國旣建遷軍司馬言於魏武曰昔箕子陳謀以食爲首今天下不耕者蓋二十余萬非經國遠籌也雖戎甲未卷自宜且耕且守魏武納之於是務農積穀國用豐贍時蜀將關羽圍曹仁於樊于禁等七軍皆沒而仁圍甚急是時漢帝都許昌魏武以爲近賊欲徙河北帝諫曰禁等爲水所沒非戰之失於國家大計未有所損而便遷都示敵以弱又淮沔之人大不安矣孫權劉備外親內疎羽之得意權所不願也可喻權令倚其後則樊圍自解魏武從之吳大帝果遣將呂蒙

西襲公安拔之羽遂爲蒙所獲魏武以荊州遺黎及屯田在潁川者逼近南寇皆欲徙之帝曰荆楚輕脫易動難安關羽新破諸爲惡者藏窟觀望今徙其善者旣傷其意將令去者不敢復還從之其後諸亡者悉復業及文帝卽位轉丞相長史吳大帝帥兵西過朝議以樊襄陽無穀不可以禦寇時曹仁鎮襄陽請召仁還宛帝曰孫權新破關羽此其欲自結之時也必不致爲患襄陽水陸之衝禦寇要害不可棄也言竟不從仁遂焚棄二城吳大帝果不爲寇魏文悔之太和元年新城太守孟達連吳固蜀潛圖中國蜀相

諸葛亮慮其爲患達與魏興太守申儀有隙亮欲促其事仍遣郭模詐降過儀因漏泄其謀達聞其謀漏泄將舉兵帝恐達速發以書諭之曰將軍昔棄劉備託身國家國家委將軍以疆場之任任將軍以圖蜀之事可謂心貫白日蜀人愚智莫不切齒於將軍諸葛亮欲相破惟苦無路耳模之所言非小事也亮豈輕之而令宣露此殆易知耳達得書大喜猶與不決帝乃潛軍進討平之又曰儀久在魏興專威疆場輒承制刻印多所假授達旣誅有自疑心時諸郡守以帝新克捷奉禮求賀皆聽之帝使人諷儀儀至問承

制狀執之歸於京師又徙孟達餘衆七千餘家於幽州蜀將姚靜鄭大等帥其屬七千余人來降時邊郡新附多無戶名魏朝欲加隱實屬帝朝於京師天子訪之於帝帝對曰賊以密網束下故下棄之宜弘以大綱則自然安樂又問二虜宜討何者爲先對曰吳以中國不習水戰故敢散居東關凡攻敵必扼其喉而搯其心夏口東關賊之心喉若爲陸軍以向皖城引權東下爲水戰軍向夏口乘其虛而擊之此神兵從天而墮破之必矣天子竝然之五年諸葛亮寇天水天子使帝西屯長安車騎將軍張郃勸帝分軍住

雍郤爲後鎮帝曰料前軍獨能當之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爲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爲黥布禽也遂軍險麋亮聞大軍且至乃自帥衆將芟上邽之麥諸將皆懼帝曰亮慮多決少必安營自固然後芟麥吾得二日兼行足矣於是卷兵晨夜赴之亮望塵而遁帝曰吾倍道疲勞此驍兵者之所貪也亮不敢據渭水此易與耳進次漢陽與亮相遇帝列陣以待之使將牛車輕騎餌之兵才接而亮退追至祁山亮屯鹵城據南北二山斷水爲重圍帝攻拔其圍亮宵遁追擊破之俘斬萬計天子使使者勞軍增封邑青

龍二年亮又帥衆十餘萬出斜谷壘於郿之渭水南原天子憂之遣征蜀護軍秦朗步騎二萬受帝節度諸軍欲往渭北以待之帝曰百姓積聚多在渭南此必爭之地也遂引軍而濟背水爲壘因謂諸將曰亮若勇者當出武功依山而東若西上五丈原則諸軍無事矣亮果上原將北渡渭帝遣將軍周當屯陽遂以餌之數日亮不動帝曰亮欲爭原而不向陽遂此意可知也遣將軍胡遵雍州刺史郭淮共備陽遂與亮會於積石臨原而陣亮不得進還於五丈原會有長星墜亮之營帝知其必敗遣奇兵倚亮之後斬五

百餘級獲生口千餘降者六百餘人景初二年遼東太守公孫文懿反以太尉帥步騎四萬次於遼水文懿果遣步騎數萬阻遼遂堅壁而守南北六十七里以距帝帝盛兵多張旗幟出其南賊盡銳赴之乃泛舟潛濟以出其北與賊營相通沉舟焚梁旁遼水作長圍棄賊而向襄平諸將言曰不攻賊而作圍非所以示衆也帝曰賊堅營高壘欲以老吾兵也攻之正入其計此王邑所以恥過昆陽也古人曰敵雖高壘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賊大衆在此則巢窟虛矣我則直指襄平必人懷內懼懼而求戰破之

必矣遂整陣而過賊見兵出其後果邀之帝謂諸將曰所以不攻其營正欲致此不可失也乃縱兵逆擊大破之三戰皆捷賊保襄平進軍圍之會霖潦大水平地數尺三軍恐欲移營帝令軍中敢有言移者斬都督令史張靜犯令斬之軍中乃定賊恃水樵救自若諸將欲取之皆不聽司馬陳珪曰昔攻上庸八部竝進晝夜不息故能旬之半拔堅城斬孟達今者遠來而更安緩愚竊惑之帝曰孟達衆少而食支一年將士四倍於達而糧不淹月以一月圍一年安可不速以四擊一正令半解猶當爲之是以不計死傷

與糧旣也今賊衆我寡賊饑我飽水雨乃爾功力不設雖當捉之亦何所爲自發京師不憂賊攻但恐賊走今賊糧垂盡而圍落未合掠其牛馬抄其樵採此故驅之走也夫兵者詭道善用事變賊憑衆恃雨故雖饑困未肯束手當示無能以安之取小利以驚之非計也朝廷聞師遇雨咸請召還天子曰司馬公臨危制變計日禽之矣正始七年吳寇祖中夷夏萬餘家避寇北渡沔帝以沔南近賊若百姓奔還必復致寇宐權留之曹爽曰今不能脩守沔南而留百姓非長策也帝曰不然凡物致之安地則安危地則危故

兵書曰成敗形也安危勢也形勢御衆之要不可不審設今賊以三萬人斷沔水三萬人與沔南諸軍相持萬人陸梁祖中將何以救之爽不從卒令還南賊果襲破祖中所失萬計

景帝爲大將軍魏嘉平末吳太傅諸葛恪圍新城朝議慮其分兵以寇淮泗欲戍諸水口帝曰諸葛恪新得政於吳欲徼一時之利并兵合肥以異萬一不暇復爲青徐患也且水口非一多戍則用兵衆少戍則不足以禦寇恪果并力合肥卒如所度帝於是使鎮東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欽等距之儉欽請戰帝

曰恪卷甲深入投兵死地其鋒未易當且新城小而固攻之未可拔遂命諸將高壘以弊之相持數月恪攻城力屈死傷大半帝乃敕欽督銳卒趣合榆要其歸路儉帥諸將以爲後繼恪懼而遁欽逆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正元二年揚州刺史文欽舉兵向關帝時帥師征之欽屯項城進軍將攻鄧艾帝潛銜枚徑造樂嘉與欽相遇欽子鴛年十八勇冠三軍謂欽曰及其未定請登城鼓譟擊之可破也旣謀而行三譟而欽不能應鴛退相與引而東帝謂諸將曰欽走矣今發銳軍以追之諸將皆曰欽舊將鴛少而銳引

內軍

入未有失利必不走也帝曰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鴛三鼓欽不應其勢已屈不走何待欽將遁鴛曰不先折其勢不得去也乃與驍騎十餘摧鋒陷陣所向皆披靡遂引去魏文帝甘露二年以大將軍討諸葛誕於淮南命合圍分遣羸疾就穀淮北廩軍士大豆人三升文欽聞之果喜帝愈羸形以示之多縱反間楊言吳救方至誕等益寬恣食俄而城中乏糧石苞王基竝請攻之帝曰誕之謀逆非一朝一夕也聚糧完守外結吳人自謂足據淮南欽既同惡相濟必不便走今若急攻損游軍之力外寇卒至表裏受敵

此危道也今三叛相聚於孤域之中天其或者將使同戮吾當以長策縻之但堅守三面若賊陸道而來軍糧必少吾以游兵輕騎絕其轉輸可不戰而破外賊外賊破欽等必成擒矣後竟如其言景元四年爲大將軍輔魏政將伐蜀乃謀於衆曰自定壽春已來息後六年治兵繕甲以擬二虜畧計取吳作戰船通水道當用千餘萬功此十萬人百數十日事也又南土下濕必生疾疫今宜先取蜀三年之後因巴蜀順流之勢水陸竝進此滅虜定號吞韓并魏之勢也計蜀戰士九萬居守成都及備他境不下四萬然則餘

衆不過五萬今紆姜維於沓中使不得東顧直指駱谷出其空虛之地以襲漢中彼若嬰城守備兵勢必散首尾離絕舉大衆以屠城散銳卒以畧野劍閣不暇守險關頭不能自存以劉禪之闇而邊城外破士女內震其亡可知也征西將軍鄧艾以爲未有釁屢陳異議帝患之使主簿師纂爲艾司馬以喻之艾乃奉命於是徵四方之兵十八萬使鄧艾自狄道攻姜維於沓中雍州刺史諸葛緒自祁山軍於武衛絕姜維歸路鎮將軍鍾會等又自駱谷襲漢中遂平蜀元帝時建威將軍周玘自以爲不得調內懷怨望與

王恢陰謀誅諸執政推玘及戴若思與諸南上共奉帝以經緯世事謀泄帝聞而秘之召玘爲鎮東司馬未到復改授建武將軍南郡太守玘旣南行至蕪湖又下令曰玘突世忠烈義誠顯著孤所欽嘉今以爲軍諮祭酒將軍如故進爵爲公祿秩僚屬一同開國之例玘忿於廻易又知其謀泄遂憂憤發背而卒明帝聰明有機斷尤精物理屬王敦挾震主之威將移神器帝崎嶇遵養以弱制強潛謀獨斷廓清大穢改授荆湘等四州以分上流之勢撥亂反正疆本弱枝雖享國日淺而規模宏遠矣

後魏道武初爲代王左長史張袞從帝征蠕蠕遁走追之五六百里諸部帥因袞言於帝曰今日追賊糧盡不宜深請速還軍太祖令袞問諸部帥若殺副馬足三日食不皆言足也帝乃倍道追之及於廣漠赤地南床山下大破之旣而帝問袞卿曹外人知我前問三日糧意乎對曰皆莫知也帝曰此易知耳蠕蠕奔走數日畜產之餘至水必留計其道程三日足及輕騎卒至出其不意彼必驚散其勢然矣袞以帝言出告部帥咸曰聖策長遠非愚近所及也又嘗遣賀狄干結婚於姚萇會萇死典立囚留狄干與弟平率

寇平陽道武討平之擒其將狄伯支更唐小方天賜中詔北新侯安同送與唐小方於長安後蠕蠕社嶠與興和親送馬八千匹始濟河赫連屈子忿興與國交好乃叛興邀留社嶠馬乃遣使請以駿馬千匹贖伯支而遣狄干還道武意在離間二寇於是許之明元初卽位時晉將劉裕伐姚泓帝遣侍中長孫嵩知山東諸軍詣平原緣河北岸又勅簡精兵爲戰備若裕西過者便率精銳南出彭滸如不時過但引軍隨之彼至嶠陝間必與姚泓相持一死一傷衆力疲弊比及秋月徐乃乘之則裕可不戰而遯於是叔孫

建等尋河趣雒遂入關嵩與建等自成臯南濟晉諸屯戍皆望塵奔潰裕克長安嵩乃班師

孝文帝時僕射李冲自鄴還京汎舟洪池乃從容謂冲曰朕欲從此通渠於雒南伐之日何容不從此入雒從雒入河從河入汴從汴入渭以至於淮下船而戰猶出戶而聞此乃軍國之大計今溝渠若須二萬人已下六十日有成者宜以漸脩之冲對曰若爾便是十無遠涉之勞戰有兼人之力

唐太宗在隋末煬帝爲突厥所圍郡縣皆發兵赴援帝年未弱冠召募從軍隸屯衛將軍雲定興師將發帝勸之多齎旗鼓設疑兵以威突厥定興不納帝謂之曰始畢掃其境內敢圍天子本疑國家倉卒無援忽見旗鼓之盛必謂救兵雲集今者進師可前後相次令數十里間連亘不絕晝則幡旗相續夜則鉦鼓相應以張形勢賊必見懼望塵而退此計之上也不然者則爲所輕悉軍來戰公必不能支矣定興從焉將次崞縣突厥候騎馳告始畢曰兵大至矣遂解圍而退果如所籌

武德元年十一月帝平薛仁杲於折墘戒俘其精兵萬餘人男女五萬日旣而諸將奉賀因問曰始大王

野戰破賊其王尚保堅城王無攻具輕騎騰逐不待步兵徑薄城下咸疑不尅而竟下之何也帝曰此以權道迫之使其計不暇發以克故也羅侯恃往前之勝兼復養銳日久見吾不出意在相輕今喜吾出悉兵來戰吾雖破之傷殺蓋少若不急躡還走投城仁杲收而撫之則便未可得矣且其兵衆皆隴西人一敗被追不及回顧散歸隴外則折塲自虛我軍隨而迫之所以懼而降也此乃成筭諸君盡不見耶諸將謝曰實爲聖畧乃非凡人所能及也

二年十一月討宋金剛于安邑諸將咸請將帝曰金剛懸軍千里深入吾地精兵騎將皆在於此劉武周自據太原專倚金剛以爲捍蔽金剛雖衆內實空虚虜掠爲資意在速戰我堅營畜銳以挫其鋒分兵汾隰衝其心腹彼糧盡計窮自當遁走當待此機未宜速戰於是遣劉弘基張綸進逼西河而晉滄城堡並來歸附賊轉輸路絕其衆遂餒三年四月金剛果遁帝追之及尋相於呂州身先士卒奮擊大破之乘勝逐北一日一夜行二百餘里轉戰數十合士卒疲弊至高壁嶺總管劉弘基執馬而諫曰大王功效於此足矣亦宜思自安之計方今草創敵可盡乎且餼糧

已竭士卒疲頓更欲何之願且停營待兵糧咸集而後決戰帝曰功者難成易敗機者難遇易失金剛走到介州衆心已沮我及其未定當乘勢擊之此破竹之義也如更遲留賊必生計此失機之道吾家國之事當竭忠盡力豈顧身之安危乎遂策馬而去諸軍乃進莫敢以饑乏爲辭

四年討王世充於東都會實建德以兵十萬來援王世充至於酸棗帝議將拒之蕭瑀屈突通封彘及諸將等進諫曰腹背受敵恐非萬全請班師且據谷州以觀勝負帝不許曰世充糧盡內外離心我當不勞

攻擊坐收其弊耳建德新破海公將驕卒情今我進據武牢扼其襟要若賊恃勝冒險爭鋒吾當破之必矣賊若不戰旬月之間世充自潰彼敗我振是以臨之一行而定在於斯舉若不速進入武牢諸城新附必不能守二賊并力將如之何通又請解圍就險以候其變帝又不許於是留瑀通輔巢刺王元吉以圍王充親領步騎三千五百人趣武牢當時日出軍歷北芒渡河陽而去世充登城因見莫之測也竟不敢出四月帝至武牢建德自滎陽西上帝以數百騎出武牢東二十余里以挑之徃徃設伏比至賊營纔四

騎而已謂左右曰賊見我而旋是其上計乘險追我是其下策賊初見騎少疑爲斥候帝謂曰我秦王也因引弓射之斃其一將賊以五六千騎竝援槍而至從者皆失色帝謂之曰爾但前去我自殿後於是按轡徐行賊至徐引射之斃一賊賊懼而止止而復來如此再三每來必斃賊乃不敢復逼帝且還伏兵相次而發合擊破之獲其大將殷秋石瓚斬首數百級九年初卽位突厥遣其腹心執失思力入朝爲覘自張形勢云二可汗總兵百萬今已至矣帝曰我與突厥面自和親汝則背之輒將兵入我畿縣自誇強盛

我當先戮爾矣思力懼而請命蕭瑀封德夔請禮遣之帝曰今若放還當謂我懼繫思力於門下省帝出自玄武門與侍中高士廉中書令房玄齡將軍周範馳六騎隔渭水與可汗語責以負約俄而衆軍縱至精甲耀日連騎蔽野頡利見軍容大盛又知思力就拘繇是大懼是日頡利請和詔許焉蕭瑀進曰初頡利之未和也謀臣猛將多請戰而陛下不納臣以爲疑旣而虜自退其策安在帝曰我觀頡利之兵雖衆不整君臣之計唯財利是視可汗獨在水西達官皆來謁我粹而縛之因擊其衆勢同拉朽然我已令無

忌李靖設伏於幽州虜若奔還伏邀其前大軍躡其
後覆之如反掌然我卽位日淺安靜爲務一與虜戰
必有死傷不能忘懷也又凶虜一敗或當懼而脩德
結怨於我爲患非細我今卷甲誦戈啗以玉帛彼旣
得所欲固知其退頑虜驕恣必自是始將欲取之必
固與之此之謂也

貞觀十九年征遼旣渡遼水撤橋梁以堅士卒之志
領數百騎至遼東城下見士卒負擔以填塹者帝欲
與之同勞苦分尤重者親於馬上持之從官悚動爭
齎以送城下及班師渡遼水至渤鍇水八十里間遼

澤餘潦車馬不通詔長孫無忌楊師道率文武官寮
及征兵萬人剪草填道而進水深之處以車爲梁道
太宗憂梁道不成自韜柴馬上詣無忌等以助役
睿宗景雲元年八月帝以萬騎十餘人自恃平韋氏
功肆行凌暴士庶多苦之竝授以外官又停以戶奴
爲萬騎更增置飛騎隸於左右羽林衛京師大悅
文宗開成三年十月易定軍亂不納新除節度使李
仲遷請立故節度使張璠之子元益爲留後宰臣欲
議征討帝曰易定兩州地狹人貧軍資半在度支急
之卽無所不爲緩之則必生變卿不須更言第令謹

守封境曾不逾月軍中果有異議但以不便李仲遷爲辭帝亦屈法從人遂罷仲遷而以元益爲代州刺史果至不戮一人以定一方乃神武不殺之功也

後唐莊宗初爲晉王天祐四年四月召周德威軍歸晉陽汴人旣見班師知其國禍以爲潞州必取援軍無復再舉遂停斥候梁祖亦自澤州歸維帝知其不備籌之曰賊師寢謀唯憚先帝今聞我新有家禍必謂不能興師又以我少年嗣位未習戎事幸聞變故必有驕怠之心若簡練甲兵倍道兼行出其不意以吾憤激之衆擊彼驕惰之師拉朽摧枯未方其易解

圍定霸在此一役甲子軍發自太原己巳王師潞州北黃碾下營五月辛未朔晨霧晦冥帝率親軍伏三垂岡下詰旦天復昏霧進軍直抵夾城明宗時總帳下親軍攻東北隅李存璋王霸率丁夫燒寨斷夾城爲二道周德威李存審各分道進攻軍士鼓譟三道齊進明宗壞夾城東北隅率先掩賊不意我師遽至賊黨大恐南向而奔投戈委甲噎塞行路俘斬萬級獲賊將副招討使前鋒都指揮使符道招洎大將三百人夾城中芻粟百萬僞招討使康懷貞得百余騎出天井闕梁祖聞其敗也大懼旣而嘆曰生子當如

是李氏爲不亡矣吾家諸子豚犬耳

十三年二月與梁將劉鄩相拒於澶州帝知劉鄩將速戰乃聲言歸晉陽誘動其兵帝令副總管李存審守營嚴駕如西行之備實勞軍於貝州劉鄩覘知謂帝已歸晉陽乃令楊延直自澶州率兵萬人會我城下延直夜半至於南門城中選士五百持短兵竊出乘其無備突入其中譟聲動地梁軍自亂踰垣赴塹爭相蹈藉遲明鄩軍自莘至於城東與延直殘衆合劉鄩軍之起也李存審率兵踵其後時命明宗典親軍自魏州出戰俄而帝自貝州至與明宗當其前劉

鄩卒見帝軍懼形於色曰乃晉王邪引軍漸却帝追之至於故元城西李存審大軍已成列矣我師前後爲方陣賊於其間爲圓陣賊四面受敵初一合擒賊騎軍數百再合劉鄩引騎軍突西南而走我騎軍追擊之賊步兵合戰短兵旣接我軍鼓譟圍之數重埃塵漲天明宗馳鐵騎千餘突入其間賊四向披靡相鞠如積我師四面斬擊棄甲之聲聞數千里追討敗衆皆匿於村園茂樹登者旣衆其枝殆折皆命下樹遁去騎軍追及河上十萬爲群赴水而死時賊步軍七萬殲亡殆盡旣定魏州梁將劉鄩據洹水而軍魏

人上言曰張源德擅據我貝州源德比是吾人事恐必來歸我貝州若下北面無虞可以東出兵師徇地滄海先收郡縣控扼河津不出半年瀕海以西皆爲吾土矣帝曰吾策則不然貝州魏之邊郡壁壘完堅張源德託附劉鄩勢難卒解昨投來者說已又添軍必若攻之未見其可德州是橫海支郡西接貝州張源德每用軍機又與滄帥共爲首尾昨偵德州無備可以輕騎取之我若在彼駐軍二賊自然勢解滄州門外是我戰場待二豎各保孤城然後乃圍進擊於是遣騎軍五百晝夜兼行襲之群將不意我師至踰垣而遁遂攻其城以遼州守捉將馬通爲刺史

明宗初爲邢州節度使天祐十四年四月契丹阿保機率衆二十萬攻幽州周德威間使告悉莊宗召諸將議進趨之計諸將咸言虜勢不能持久野無所掠食盡自還然後踵而擊之可也帝奏曰德威盡忠於國家孤城被攻危亡在即不宜更待虜衰願假臣突騎五千爲前鋒以援之莊宗曰公言是也即命帝與李存審閻寶率軍赴援帝爲前鋒會軍於易州步騎七萬三將謀進存審曰契丹合戰唯使騎軍弓良矢勁其鋒難敵我師合戰唯使步兵若於平原廣野之

中卒遇其衆彼若以騎軍十萬馳突我師欲戰不能退則被逐則我屬無遺類矣帝曰彼賊騎以馬上爲生不須營壘我今步騎之行須有次舍禦備輜重資糧一宿不爨則士有饑色若平原之中卒遇賊軍被掠輜重資糧

則我不戰而自亡矣不如銜枚束甲尋澗谷而直行抵幽州與德威合勢如賊警覓據險枝梧此計之上也

長興三年二月雲州上言契丹遣使來求果子帝曰虜中雖闕此物亦彼非實然亦當面偵諜宜阻其求但報云遣使入朝當有處分

周太祖乾祐中爲樞密使漢隱帝以河中李守貞叛命詔帝自往用兵帝旣奉命與白文珂嘗思劉詞約以八月二十二日文珂自同州嘗思自潼關帝自分陝三道竝進將臨賊城揚旗伐鼓聲殷天地步騎踊躍賊觀之失色白文珂是日奪得關城立河西砦嘗思立城南砦帝立城東砦初徵發諸州夫二萬餘分地起長連城諸將啓曰守貞窮寇安能持久不勞墜地築以守之帝曰軍法備不虞兵勢有盈竭蜂蠆有毒而况賊乎退謂白文珂劉詞曰二公老於軍中不

言可知守貞自慙反覆嘗謀背叛畏懼先帝不敢鴟張謂我輩勃興太原事功未著而有輕我之志又聞身到河中便圖自固散金以結豪傑厚利以誘萑蒲山林群兇豬突豨勇安得不爲吾患加以城闕百倍十圍五攻若驅卒徒赴湯火則所傷多矣若長墉巨壑飛走無門俟其倉廩家財散盡不唯烏合之衆父子安能相保此時梯衝逼脅書檄招呼違禍脫身不呼自至所言兵勢盈竭此之是也當分地配夫速立垣池以謀持久後思吾言必如此料

世宗顯德三年親征淮南幸水砦行至淝橋帝自取石一塊於馬上持之至砦以供飛礮文武從臣過橋者皆齎一石四年十一月幸淮上親領兵破賊砦一所殺淮賊數百人砦在濠州東北十八里灘上其灘廣袤數里淮水浸而圍之乃濠上之咽喉也先是賊據其地泊舟楫以自固恃其四面水深謂我師必不能濟帝之將行也悉索行在橐駝以往臣寮咸不論其旨及至命甲士數百人跨橐駝以濟帝又續領騎軍相繼而渡一鼓而盡殪之虜其戰艦而廻五年正月帝在淮上詔發楚州管内丁壯於城西北開老鵲河是帝時將以齊雲舩數百艘自淮入江楚

州城北舊有北城堰度其舟大難於過堰故開此河以通其路先期令近臣往按地計功廻奏云地形不便又計功甚多帝勿聽因枉駕以視之親授規畫大減丁夫之數旬日而成不愆於素繇是我之戰艦自淮達江無留滯矣二月帝在淮南甲寅僞天長軍使易贇令男延壽齎表以其城來降天長縣當九驛之路城小而固南人以其地爲雄州帝之破楚州也獲其僞守將張彥卿男光祐捨而不誅因令光祐齎璽書以諭贇贇知楚州旣下故降

權畧

易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又曰動靜屈伸唯變所適蓋執物之理則不適事之機守事之嘗則不達物之變故聖人德以經其逸權以濟其危神化無方奇謀間出蒙險難而無咎安反側而不疑故能駕馭英豪撥平禍亂使強敵不能以計測姦臣不得以智闕然則取之以權守之以正帝王之道皇皇而有中矣漢高祖初爲漢王三年正月九江王黥布間行與隨何俱歸漢至漢王方踞牀洗洗濯足也而召布入見布大怒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帳御飲食從官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

六月項羽圍成臯漢王跳跳走也獨與滕公從張耳軍

脩武至宿傳舍晨自稱漢使馳入壁張耳韓信未起

卽其臥奪其印符就其臥處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

知獨漢王來大驚漢王奪兩人軍印卽令張耳信守

趙地拜信爲相國發趙兵未發者擊齊謂趙人未嘗見發者

四年正月與項羽臨廣武之間數羽十罪羽大怒伏

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胷乃捫足曰虜中吾指漢王病

創臥張良彊請漢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母令楚乘

勝漢王出行軍疾甚因馳入成臯

二月立韓信爲齊王時信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奪

詐多變反覆之國南邊楚邊近也不爲假王以鎮之其

勢不定今權輕不足以安之臣請自立爲假王當是

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使者至發書發信使者漢所齎書也

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而來佐我乃欲自立

爲王張良陳平伏後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

利寧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立善遇之使自爲守

不然變生漢王亦寤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卽爲

真王耳何以假爲乃遣張良操印立信爲齊王操持也

徵其兵使擊楚

五年十二月項羽旣死漢王還至定陶馳入齊王信

壁奪其軍徙封信齊王

六年十月楚王信謀反帝問左右左右爭欲擊之用

陳平計乃偽遊雲夢

在南郡之華容

十二月會諸侯於陳楚

王信迎謁因執之正月高祖已大封功臣其餘日夜

爭功而不決未得行封帝居雜陽南宮從複道望見

諸將徃徃耦語以問張良良曰陛下與此屬共取天

下今已為天子而所封皆故人所愛所誅皆平生仇

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為不足用徧封

言有功者多而土地少

而恐以過失及誅故相聚謀反耳帝曰為之柰何良

曰取上素所不快

言有舊嫌者也

計群臣所共知最甚者一

人先封以示群臣三月帝置酒封雍齒為什方侯

屬廣

漢

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群臣罷酒皆喜曰雍

齒且侯我屬無患矣

十年九月代相國陳豨反帝親征之至邯鄲令周昌

選趙壯士可令將者白見四人帝嫚罵曰豎子能為

將乎四人慙皆伏地帝各封千戶為將左右諫曰從

入蜀漢伐楚賞未徧行今封此何功帝曰非汝所知

陳豨反趙代地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

者

檄者以木簡為書長尺二寸用徵召也其有急事則加之鳥羽插之示疾速也

今計唯獨

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皆曰善

哀帝卽位太后詔王莽就第避帝外家帝初優莽不聽莽上書固乞骸骨而退帝乃下詔曰曲陽侯根前在位建社稷策侍中大僕安陽侯舜往時護太子家導朕忠誠專壹有舊恩新都侯莽憂勞國家執義堅固庶幾與爲治太后詔休就第朕甚閔焉其益封根二千戶舜五百戶莽三百五十戶以爲特進朝朔望又進涇陽侯立京師帝少而聞知王氏驕盛心不能善以初立故優之

後漢光武初爲蕭王將北徇時更始遣李軼朱鮪等守維陽乃以馮異爲天津將軍拒朱鮪異乃遣李軼書軼深達意通書之後更不與異爭鋒異見其信効具以奏聞光武故宣露軼書令朱鮪知之鮪怒遂使人刺殺軼繇是城中乖離多有降者

魏太祖嘗討賊廩穀不足私謂主者曰如何主者曰可以小斛以足之太祖曰善後軍中言太祖欺衆太祖謂主者曰特當借君死以厭衆不然事不鮮乃斬之取首題徇曰行小斛盜官穀斬之軍門又嘗出軍行經麥中令士卒無敗麥犯者死騎士皆下馬持麥以相付於是太祖馬騰入麥中勅主簿議罪主簿對以春秋之義罰不加於尊太祖曰制法而自犯之何

以帥下然孤爲軍帥不可自殺請自刑因授劍割髻以置地

晉宣帝爲魏太傅與大將軍曹爽有隙稱疾不與政事爽謂帝疾篤遂有無君之心與黃門張當密謀圖危社稷期有日矣帝亦潛爲之備爽之徒屬亦頗疑帝會河南尹李勝將莅荊州來候帝詐疾篤使兩婢侍持衣衣落指口言渴婢進粥皆流出霑胷勝曰衆情謂明公舊風發動何意尊體乃爾帝使聲氣絕屬說年老枕疾死在旦夕君當居并州并州近胡善爲之備恐不復相見以子師昭兄弟爲託勝曰當還忝

本州非并州帝乃錯亂其辭曰君方到并州勝復曰當忝荊州帝曰年老意荒不解君言今還爲本州盛德壯烈好建功勳勝退告爽曰司馬公尸居餘氣形神已離不足慮矣他日又言曰太傅不可復濟令人愴然故爽等不復設備

景帝爲魏相國楊州刺史文欽與其子鴛舉兵作亂帝以大將軍征之帝目有瘤疾使醫割之鴛之來攻也驚而目出懼六軍之恐蒙之以被痛甚醫被敗而左右莫知焉

元帝時周玘行建威將軍自以爲不得調內懷怨望

與王恢陰謀誅諸執政推玘及戴若思與諸南士共奉帝以經緯世事謀泄帝聞而秘之召玘爲鎮東司馬未到復改授建武將軍南郡太守玘旣南行至蕪湖又下令曰玘奕世忠烈義誠顯著孤所欽嘉今以爲軍諮祭酒將軍如故進爵爲公祿秩僚屬一同開國之例玘忿於廻易又知其謀泄遂憂憤發背而卒明帝太寧二年王敦舉兵內向帝密知之乃乘巴滇駿馬微行至湖陰察營壘還敦覺於是使五騎物色追帝帝亦馳去馬有遺糞輒以水灌之見逆旅賣食姬以七寶鞭與之曰後有騎來可以此示也俄而追

者至問姬曰去已遠矣因以鞭示之五騎傳玩稽留遂久又見馬糞冷以爲信遠而止不追帝僅而獲免後魏孝明武泰初薛曇尚爲奉朝請時爾朱榮擅疆并伺朝廷欲揣其情除曇尚員外嘗侍使於榮託以慰喻密以觀之

後周太祖初爲夏州刺史侯莫陳悅阻兵隴右太祖遣曹平之乃令墨曹參軍冀雋僞作魏帝勅書與費也頭令將兵助太祖討悅雋依舊勅模寫僞代舍人主書等署與真無異太祖說費也頭已曾得魏帝書及見此勅不以爲疑遂遣步騎一千受太祖節度

武帝沈毅有智謀初以晉公護專權嘗自悔迹人莫測其深淺及誅護之後始親萬機克已勵精聽覽不

怠

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寢疾時李勣為太子詹事帝謂太子曰汝於李勣無恩我今將責出之我死後汝當授以僕射即荷汝恩必致其死力乃出為壘州都督高宗即位其日召拜雒州刺史加開府儀同三司令中書門下參掌機密尋冊拜尚書右僕射

德宗建中三年北平王馬燧討田悅於山東時歲旱京師括率人心甚搖鳳翔留鎮幽州兵多離散入西

山為盜殿中丞李雲端與其黨袁封單超俊李誠信等與燧子鴻臚少卿暢善因飲食聚會言時事將危暢乃遣家人溫靖與父書具陳利害可班師還鎮燧怒執靖具奏其狀令兄炫執暢請罪帝以燧方討賊不竟其事誅雲端等十二人勅炫就第杖暢三十帝於是罷括率之令
四年幸奉天時度支汴東兩稅使包佶所總錢帛入百萬貫為淮南觀察使陳少遊所奪包於彈丸中置表以少遊脅取財帛事會少遊使繼至帝問曰少遊收包佶財幣有之乎對曰臣發揚州後非所知也帝

日少遊國之守臣或防他盜供費軍旅收亦何傷時
方隅阻絕國命未振遠近聞之大驚咸以聖情達於
變通明見萬里

後唐太祖爲晉王天復元年六月以汴寇方盛難以
兵伏佯降心以緩其謀乃遣牙將張特持帛馬書檄
以諭之陳當時利害請復舊好

明宗天成末王都據定州叛契丹王遣原知感等九
人將騎三萬援都嘉山之戰爲王晏球符彥卿高行
周追擊敗之至幽州界竝爲趙德鈞所擒獻於京師
諸將請誅之帝曰此八九人胡之驍將也彼以死報

王蕃中絕望也不如留之以愧其情必紆邊患長興
中乃賜姓名易蕃號

册府元龜 卷之四十五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闕
西極文野鳳言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帝王部 四十六

智識

易曰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若乃知幾其
神惟睿作聖既明且哲顯仁藏用非聖人孰能與於
此哉三王之前尚矣自漢而下膺運曆而履尊極者
乃有擬非嘗之姿蘊維新之識表章乎文理究達乎

册府元龜 帝王部 卷之四十五

情偽慮於未兆見於未萌明治體之要通時用之變防微杜漸以息乎厲階探賾索隱以參乎繫表用能總御羣品嘉靖多方窒姦慝之源塞妖妄之逕克貞王度以熙衆志其或位處明兩事彰先見淵識獨運嘉言罔伏垂之綈緇良可述也

後漢光武初起義兵見李軼譖事更始貴將謂朱帝

深疑之常以戒兄伯升曰此人不可復信後更始收

劉稷將誅之伯升固爭李軼朱鮪因勸更始并執伯

升即日害之光武鑒前事之違存綏枉之志不以功

臣任職雖寇鄧之高勳耿賈之鴻烈分土不過大縣

數四所加特進朝請而已帝知天下疲耗思樂息肩

自隴蜀平後非傲急未嘗復言軍旅皇太子嘗問攻

戰之事帝曰昔衛靈公問陳孔子不對此非爾所及

明帝十歲能通春秋光武奇之十二為東海公天下

墾田多不以實又戶口年紀互有增減詔下州郡簡

覆其事而刺史太守多不均平或優饒豪右侵刻羸

弱百姓嗟怨遮道號呼時諸部各遣使奏事光武見

陳留吏牘上有書視之云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

不可問因詰吏繇趣吏不肯服抵言於長壽街上得

之抵欺也光武怒帝在幄後言曰吏受郡勅當欲以墾

田相方耳光武曰卽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陽不可問
 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
 不可爲準光武令虎賁將詰問吏吏乃實首服如帝
 對於是遣謁者考實具知姦狀建武二十七年北單
 于遣使詣武威求和親光武召公卿廷議不決時帝
 爲太子言曰南單于親附北虜懼于見伐故傾耳而
 聽爭欲歸義耳今未能出兵而反交通北虜臣恐南
 單于將有二心北虜降者且不復來矣光武然之告
 武威太守勿受其使
 魏太祖以安定太守母丘興將之官戒之曰羗胡欲

與中國通自當遣人來慎勿遣人往善人難得必將
 教羗胡妄有所請求因欲以自利不從便爲失異俗
 意從之則無益事興至遣校尉范陵至羗中陵果教
 羗使自請爲屬國都尉帝曰吾預知當爾非聖也但
 更事多耳

文帝初爲太子任城王彰之討烏丸力戰而勝北方
 悉平及軍還時太祖在長安召彰詣行在所彰自代
 過鄴太子謂彰曰卿新有功今西上宜無自伐應對
 嘗若不足者彰到如太子言歸功諸將太祖喜持彰
 鬚曰黃鬚兒大奇也

明帝好學多識特留意於法理自即位之後褒禮大臣料簡功能真偽不得相貿務絕浮華譖毀之端行師動衆論決大事謀臣將相咸服帝之大畧性又強識雖左右小臣官簿性行名跡所覆及其父兄子弟一經耳目終不遺忘

晉宣帝爲魏太傅輔政尚書鄧颺李勝等欲令曹爽建立功名勸使伐蜀帝止不可爽果無功而還文帝爲魏相國欲遣鍾會伐蜀西曹屬邵悌求見曰今遣鍾會率十餘萬衆伐蜀愚謂會單身無重任不若使餘人行帝笑曰我寧當復不知此耶蜀爲天下

作患使民不得安息我今伐之如指掌耳而衆人皆言蜀不可伐夫人心豫怯則智勇竝竭而強使之適爲敵禽耳惟鍾會與人意同今遣會伐蜀必可滅蜀滅蜀之後就如卿所慮當何所能一辨耶凡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心膽已破故也若蜀破遺民震恐不足與圖事中國將士各自思歸不肯與同也若作惡祇自滅族耳卿不須憂此慎莫使人聞也及會白鄧艾不軌帝將西悌復曰鍾會所統五六倍於鄧艾但可勅會取艾不足自行帝曰卿忘前時所言邪而更云可不須行乎雖爾此言

不可宣也我要自當以信意待人但人不當負我我豈可先人生心哉近日賈護軍問我言頗疑鍾會不我答言如今遣卿行寧可復疑卿邪賈亦無以易我語也我到長安則自了矣軍至長安會果已死咸如所策

明帝幼而聰哲爲元帝所寵異年數歲嘗坐置膝前屬長安使來因問帝曰汝謂日與長安孰遠對曰長安近不聞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也元帝異之明日宴群僚又問之對曰日近元帝失色曰何以異間者之言乎對曰舉目則見日不見長安繇是益奇之

後魏太武時群臣白帝更峻京邑城隍以從周易設險之義又陳蕭何壯麗之說帝曰古人有言在德不在險屈丐蒸土築城而朕滅之豈在城也今天下未安平方須人力土功之事朕所未暇蕭何之對非雅言也

孝文南伐以李冲兼左僕射留守雒陽車駕還都引見冲等謂之曰本所以多置官者慮有令僕闇弱百事稽壅若明則聽斷獨專聰則權勢大并今朕雖不得爲聰明又不爲劣闇卿等不爲大賢亦不爲大惡且可一兩年許少置官司又嘗謂太子太傅穆亮曰

徐州表給歸化人粟王者民之父母誠宜許之但今
荆楊不賓書軌未一方欲親御六師問罪江介計萬
戶投化歲食百萬若聽其給也則蓄儲虛竭雖得戶
千萬猶未成一同且欲隨貧賑恤卿意何如亮對曰
所存遠大實如聖旨

隋高祖潛龍時嘗與宇文慶言謂曰天元質無積德
其相貌壽亦不長加以法令繁苛耽恣聲色以吾觀
之殆將不久又諸藩微弱各令就國曾無深根固本
之計羽翮既翳何能及遠尉遲迴貴戚早著聲望國
家有釁必爲亂階然智量庸淺子弟輕佻貪而不慧

終致亡滅司馬消難反覆之虜亦非池內之物變在
俄頃但輕薄無謀未能爲害不過自竄江南耳庸蜀
險隘易生難阻王謙愚蠢素無籌略但爲人所誤不
足爲虞未幾帝言皆驗

開皇初益州總管梁睿上平陳之策帝善之下詔曰
公英風震動妙筭縱橫消蕩江南宛然可見循環三
復但以欣然公旣上才若總戎律一舉大定固在不
疑但朕初臨天下政道未給恐先窮武事未爲盡善
昔公孫述隗囂漢之賊也光武與其通和稱爲皇帝
尉佗之於高祖初猶不臣孫皓之答晉文書尚云白

或尋歎服或卽滅亡王者體大義存遵養雖陳國來朝未盡藩節如公大畧誠須責罪尚欲且緩其誅宜知此意淮海未滅必興師旅若命水龍終當相屈想以身許國無足致辭辱乃止焉

唐太宗貞觀元年謂侍臣曰周武王平紂之亂以有天下秦始皇乘周之衰遂吞六國何祚運長短若此之懸也左僕射蕭瑀進曰紂爲無道天下苦之故八百諸侯不期而會周室雖微六國無罪秦氏專任智力蠶食諸侯平定雖同人情則異帝曰不然周既尅殷務弘仁義秦旣得志專任詐力非但取之有異抑

亦守之不同取或可以逆守不可以不順祚之修短意在茲乎瑀拜手曰實如聖旨非愚臣之所及也又嘗謂侍臣曰神仙事本虛妄空有其名秦始皇非分愛好遂爲方士所詐乃遣童男女數千人隨其入海求仙藥方士避秦苛虐因留不歸始皇猶悔側踟躕以待之還至沙丘而死漢武帝爲求仙乃將女嫁道術人事既無驗便行誅戮據此二事神仙不須妄求也

二年太嘗少卿祖孝孫奏新樂太宗曰禮樂之作蓋聖人緣物設教以爲樽節治之隆替豈繇於此御史

大夫杜淹對曰前代興亡實繇於樂陳將亡也為王
 樹後庭花齊將亡也而為伴侶之曲行路聞之莫不
 悲泣所謂亡國之音以是觀之蓋樂之繇也帝曰不
 然夫音聲能感人自然之道也故懽者聞之則悅憂
 者聽之則悲悲悅之情在於人心非繇樂也將亡之
 政其民必苦然心之所感故聞之則悲耳何有樂聲
 哀怨能使悅者悲乎今王樹伴侶之曲其聲俱存朕
 當為公奏之知公必不悲矣尚書右丞相魏徵進曰
 古人稱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
 哉樂在人和不繇音調帝然之

四年帝臨朝問房玄齡蕭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對
 曰克已復禮勤勞思政每一坐朝或至日側五品以
 上引坐論事宿衛之人傳餐而食雖非性體仁明亦
 是勵精之主也帝曰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此人性至
 察而心不明夫心暗則照有不通至察則多疑於物
 又欺孤兒寡婦以得天下嘗疑羣臣內懷不服不肯
 信任百司每事皆自決斷雖則勞神苦形未能盡合
 於理朝臣既知上意亦復不敢直言宰臣以下承受
 而已朕意則不然以天下之廣海內之重千端萬緒
 須合變通皆委百司為國思審關繇宰輔安穩奏聞

豈得以百司萬機獨斷一人之慮也因令諸司曰若
詔勅頒下有未穩者必須執奏不得順旨即便施行
務盡臣下之心也

十年謂羣臣曰自古帝王上合天心以致太平者皆
股肱之力也朕比開不諱之門直言之路者庶知寬
屈欲聞規諫比來以奏封事者盈於篋笥多許人細
事殊無可採朕歷選前王但有君疑於臣則下情不
能上達欲求盡忠極慮何可得哉而無識之人務行
讒毀交亂君臣殊非益國自今以後宜棄私為公小
事不須聞奏有上封者朕當以讒人罪之

十七年太嘗丞鄧素使高麗還請於懷遠鎮加戍兵
逼高麗帝謂之曰遠方不至則修文德以來之未
二百戍卒能威絕域者也仁義忠信不理於內
與甲士卒遠勞於外有國之深忌朕所不取也是歲
林邑王遣使云為扶南所攻乞師救援帝曰山有猛
獸藜藿為之不採爾為鄰國扶南安敢侵逼此是爾
懼自來將無事矣後有使至果如帝言

十八年九月帝謂侍臣曰夫人心與貌不相副者多
矣或有發言方正而心行邪曲或辭色柔和而志存
忠鯁或貌類魁懦而勇堪制敵或果復私讎而怯於

公戰或外若至公而內多姦詭或跡雜埃滓而實懷清白或質性劣弱而妄言入死或口未及言而身能踐難心跡蹉謬安可勝紀夫玄天高遠四時有嘗即日月運行筭之不踰度此所謂天遠而必信入近而難知也

十二月李思摩部落衆十萬勝兵者四萬人叛思摩沒河請居內地詔許之處於勝夏二州之間羣臣或曰帝方東征河南去京不遠今近處強胡非計之得請帝鎮雒陽無東征帝曰夫爲人君者當從德義而無猜疑比屋可封化堯之德也比屋可誅化紂之惡

也昔成湯周武化桀紂之遺氓各從其化無不遷善孔子云有教無類豈徒言哉昔隋煬帝無道百姓嗟怨玄感作亂非夷狄者也但君無疑貳夷狄可以効忠君多猜嫌股肱必至搆禍朕雖不敏頗識機宜昔隋氏伐遼徵發百姓人皆斷手壞足亡命山野朕今征行取其情愿募十得百募百得千不預從軍者懼聲盈路所謂創事而不違朕但憂念蒼生心嘗不懈雖居河南濟貧瞻弱想其懷恩入於骨髓又延隋嗜欲且同今不近走延隋而遠來歸朕其情易見因謂黃門侍郎褚遂良曰爾知起居宜記之我保十五年

中突厥無事矣

高宗初為晉王受孝經於著作郎蕭德言太宗問曰
 此書中何言為善對曰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
 於立身君子之事上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
 匡救其惡太宗大悅曰行此足以事父兄為臣子矣
 及為皇太子時有告遂州都督彭王元則之罪太宗
 召元則功曹而問之功曹為之隱太宗怒而杖之於
 前退朝問太子曰人君大柄賞罰是也今筆功曹何
 如太子對曰草野之人天子召問惶恐失度即筆之
 臣以為太急又問然則彭王若何對曰陛下之弟情

所友愛願付所司詳鞫斷之未晚也太宗稱善自是
 太宗坐朝嘗令太子侍立百司奏事畢留中書門下
 三品平章事太宗因為太子陳說孝道論及政事或
 時有決罰令太子評其可否商榷辯論深達政要羣
 臣莫不歎服

顯慶二年道王友王玄策奏言臣從西域使迴將長
 年婆羅門至此問其合藥之法報臣必成恩旨今若
 放還恐失方術之士玄策退帝謂侍臣曰玄策昨進
 對言古人欲招天下賢哲先市駿骨固請留此婆羅
 門朕觀其狼戾猶急恐竟無益口云合藥成欲服時

須斷食三日服藥令吐後還斷食服藥遣三利令人極瘦困然後與藥即換肌肉始得長生遍觀史籍定無長生之理昔者秦皇漢武慕神仙求採藥物勞役天下秦皇五十之餘即死漢武末年乃至國用糜費功力不足賴其早覺昔非下制責躬息兵止役始得安靜年踰七十僅免滅亡審念此等必知無成若有其實長生之人即今何在司空李勣對曰此婆羅門未曾經試來或容不可諳悉前已驗其無成所以放去今復更來頭鬚自白衰老漸及豈得仙之狀耶玄策詭誑何處即有所解昨見其重來羣情已甚驚恠陛下知無所用令更放去臣等不勝喜躍

睿宗爲皇太子有進三足鳥者天后以爲周室嘉應太子曰烏前足僞也天后不悅須臾而一足墮地果如其言

玄宗初封楚王天授二年開府置官屬始年七歲因朔望朝見車騎嚴整金吾將軍武懿宗見而忌之遂擠排騎從帝呵之曰吾家朝堂於汝何事敢迫吾騎從則天聞而特加嘆異

肅宗爲皇太子時天寶十三載安祿山自范陽入朝太子觀其兇姿有悖逆之狀言之於玄宗玄宗易之

不納德宗卽位有司言宣政內廊壞請修繕太卜云孟冬爲魁罡不利穿築請卜他月帝曰春秋之義啟塞從時何魁罡之有卒命修之

憲宗六七歲時爲皇孫德宗抱置膝上戲曰汝是何人乃在我懷中皇孫對曰此祇是第三天子德宗驚喜繇是重之乃爲皇太子宰臣韋執誼幸順宗寢疾與王叔文等竊弄權柄懼太子怒已用事乃以台州刺史陸質爲給事中皇太子侍讀令質入侍而潛伺太子意因用解之及質發言太子果怒曰陛下令先生與寡人講學何得言他質惶懼而出

元和十二年光祿少卿楊元卿初聞得蔡州請見帝曰淮西甚有寶貨及犀帶臣知往取必得帝曰朕本討賊爲人除害今賊平人安則我求得矣寶貨犀帶非所求也命勿言

文宗太和九年十二月庚辰御紫宸殿宰臣李石奏曰請准令月三日詔命起居舍人執筆記言記事帝問宰臣曰坊市人得漸安未石對曰亦已漸安然近日苦寒沍蓋緣刑殺至此陰沴又罪人索聯枝黨未已伏乞聖恩特賜寬宥鄭覃曰所坐周親已有處分訖若不寬解卽恐連累至多石又奏曰昨聞鄭注到

鳳翔招召兵士至多所投募者皆被殺戮竊恐邊上
乘此生事伏乞降詔書安諭帝曰政貴寬恕固宜如
此覃石等曰過惡揚善古聖所重帝曰朱叔夜人言
有賊須早令御史鞠問如無過即與洗雪無令虛受
贓污之名又曰宰相之務在選賢任用石奏曰臣與
鄭覃俱爲輔弼罄竭肝膽豈敢不盡但以人各有求
苟遂所欲則美譽至稍不如意則謗議生覃曰事有
百司請各有委任帝曰各須求才仍委百司宰相豈
可一一自領慎不得懼百司有權覃曰臣常聞李林
甫忌前好權帝曰林甫姦臣也豈足論石曰此者選

才先試以吏事文武兼才者或主邊兵或營錢穀苟
有能事然後入用近日皆以資序繇是進用乏人帝
曰國朝近來取士與向前頗異覃曰臣聞南朝多用
文華所以不理今請以才堪卽用不必文詞借如中
書舍人草制詔每人只要三數句語粗說其人豈必
全序官資歷任帝曰凡進士及第有方鎮奏請判官
者第一任未經作州縣官莫依但第一任曾作州縣
官卽第二任依奏覃曰此科多輕薄不必盡用帝曰
輕薄敦重色色皆有亦未必全在此科况此科已二
百年亦不可遽改覃曰亦乞不崇樹石曰人家兄弟

十數人或三五人但稍可知惠者卽業文學若州縣有一文學人在其中雖地至偏遠必少差事陛下若盡命選授州縣官卽請減選帝曰令加至四十人三年卽選與州縣官得資卽任諸處奏充判官卿便處置奏來帝曰朕十年孜孜求理迄今竟未見太平如何覃曰究其根源蓋以黎人困弊臣聞百姓富則國富國富在藏之於野欲天下理莫若恤蒼生石曰鄭覃志在恤蒼生若得術亦應不難根本事在朝廷事節用務去冗食祇如司農寺木炭價每年約支八萬貫有司無以堤防奸吏因緣所支不啻一倍以臣

所見且去簿書奸盜然後百司理百司理卽天下理若綱在網則百事整帝曰我每思貞觀開元之時觀今日之事卽往往憤氣填膺覃曰陛下頻言及此臣等不勝慶忭臣與石等漸期條理以副聖心石曰求理之道在乎自上而下至於禁中衣服裝飾外皆倣倣以爲時尚陛下躬儉節用風俗已移長裾大袂日漸減少若更令戚屬絕其侈靡不慮下不從教帝曰但左街副使張元昌使用金唾盃何奢侈之甚昨因李訓事已漸緝矣覃對曰如張元昌事宜付有司戒約此輩則人自惕懼帝曰此事亦難家至戶曉戒勅但

要自以儉約化之朕嘗聞前時內庫有兩領錦襪子其上飾以金鳥一領玄宗皇帝幸溫湯時着一領與楊貴妃着當時貴重如此如今奢靡豈復貴之料今富家亦應往往而有石曰毛珩爲吏部尚書性本清儉時人尚不敢鮮衣美食况萬乘之留情故可便爲一時之法帝曰周孔文武之業後猶陵遲亦可歎也石又言曲江亭比奉詔令百司修造今將興功更俟進止帝曰且止石曰開元之時亭臺至盛今將倣之未知可否帝曰在開元之際天下太平過有興役已是當時末事况今無當時之太平而倣當時之末事

豈爲宜哉石又曰請於舊亭子兩邊令京兆府量造小屋餘停罷回充修館驛并昨所被誅戮數家家具器用竝請勒度支送館驛充用宰臣退帝命起居郎鄭朗等適所紀錄者將來一觀鄭朗對曰臣執筆所紀便目爲史臣聞自古帝王不合觀史帝曰故事何在朗曰臣不敢遠徵故實嘗聞太宗皇帝欲親覽國史用知得失諫議大夫朱子奢上表曰史官所述義歸盡善若至曾玄已後或非上智中主庸君飾非護短見極陳善惡恐致史官何地逃刑又聞褚遂良對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以記人君言行善惡必書

庶幾不爲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帝又謂朗曰適來所紀且是直書未有否臧一見無爽朗乃進所紀帝略覽曰卿宜門外重寫錄進來其日晚內出詔宣示群臣曰適來鄭朗等奏朝來所紀之事擬不進本人君良史善惡必書或有平生之閑話不關理道之體要垂諸將來實爲取愧異日臨朝庶幾稍改何妨一見得戒醜言

開成二年嘗謂宰臣鄭覃李固言李石等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德宗皇帝時班行多闕豈乏才乎石曰室之邑必有忠信安有大國無人蓋貞元中進士路塞所以有才之人或託迹非所此乃不進人才之故也固言曰求才之道有人保任便宜獎用後不稱職卽罷黜帝曰宰相薦人莫計踈密朕聞竇易直作相未嘗論用親情若已非相才自須引退若是公舉何避親嫌人鮮全才但用所長耳

三年七月甲子以尉衛卿王彥威爲忠武節度右金吾大將軍史孝章爲邠州節度丁卯帝於紫宸殿問宰臣曰昨除兩鎮如何夷行曰但出自聖心卽好楊嗣復曰若出自聖心卽人心皆慍如不當不可但自聖心帝曰誠如此吾固無私夷行曰自三數奸臣竊

權陛下不可倒持太阿權假何人帝曰夷行言倒持太阿亦不可但當與不當不在倒持太阿嗣復曰齊桓用管仲豈謂倒持太阿帝曰然

四年閏正月謂宰臣曰明經會義否宰臣曰明經只念經疏不會經義帝曰只念經疏何異鸚鵡能言

四月帝於紫宸殿謂宰臣曰杜悰判度支邊上更無欠闕足見長才嗣復李珣因稱其美請除戶部尚書以酬之夷行曰臣謂一切恩權合歸君上陛下自看可否李珣曰太宗任宰臣天下事皆得平章謂之平章政事代天理物上下不相疑阻以此能致太平若

除一官皆須決於君上即焉用彼相昔隋文帝一切自用心力臣下發言即疑凡臣下用之即是宰相不用即是庶寮豈可自保夷行曰小官即可大官須陛下自處置帝曰卿言總似未當夷行曰自古敗亂未嘗不因恩權在下嗣復曰夷行必以臣等未合膺委任不然何自為宰相不知宰相之職珣曰陛下嘗語臣云竇易直勸我每宰相進擬五人留三人兩人勾一人渠只合勸我擇宰相不合勸我疑宰相帝曰易直此言甚鄙帝曰韋處厚作相三日薦六節度使亦可大恠珣曰處厚身為宰相信佛求功德殊昧本

後唐莊宗初從太祖起義雲中部下皆北邊勁卒及破賊迎鑾功居第一繇是稍優寵士卒因多不法或陵侮官吏豪奪士民白晝剽攘酒博喧競太祖緩於禁制獨帝不平之從容白曰隄防所以止水禮法所以禁人未有壞隄防而止橫流廢禮法而禁兇暴雖堯舜禹湯之明聖捨此則無繇致理竊見將吏驕縱軍士兇豪不唯蠹耗於生靈終慮爲國之後患古人防微杜漸何況事已顯然不可不禁太祖依違之及安塞不利之後時事多難克燭且熾氏叔琮屢傾郡邑康懷貞頻犯郊圻隣援携離土疆侵削城門之外

鞠爲戰場太祖憂形於色寢膳不怡嘗宴居帝侍側因收曰夫盛衰有常理禍福繫神道家世二代盡忠王空勢窮力屈無所愧心物不極則不返惡不極則不亡今朱氏攻逼乘輿窺伺神器陷害良善誣誑神祇以臣觀之殆其極矣大人當遵養時晦以待其衰何事輕爲沮喪太祖釋然因奉觴作樂而罷

高祖初爲鎮州節度使九門縣有人鬻地與異居兄議價不定乃移於他人他人須兄立券兄抑之因訴於令令以兄弟俱不義送帝帝曰人之不義繇牧長新至教化所未能及吾甚愧焉若以至理言之兄

利良田弟求善價順之爲是阻之則非其兄不義之
甚也宜重答焉市田則以高價者取之上下服其明
漢高祖晉天福八年鎮太原奏以太原往例每年差
人解送葡萄往北朝今年伏候勅旨晉少帝有詔罷
之高祖曰此上產嘗物廢而不行必啟戎心以生怨
也又十一年八月朝廷以前遣李守貞皇甫遇張
彥澤再援糧入易定彥澤與契丹騎衆相逢逐行四
十里獲酋領諸里相公首級帝有表入賀因謂寮佐
曰兵者兇器戰者危事朝勝夕負何常之有今嘗定
內地也朝廷不能分置屯田課民種植俟秋早獲漚

野以待何須多備兵幕招寇引敵馳鬪是戎人所長
堅守乃爲我之利伺隙待變平之非晚今半歲之中
命將兩出翻爲虜騎所誘自取其困何謀之不審耶
吾恐得其小捷而有後軼諸君其志之

天福十一年十一月朝廷遣杜重威與諸將攻瀛莫
二州以詔諭帝帝謂慕容及左右曰主上富有春秋
左右乏正人重威以國親方擅兵柄輕爲表請有此
無名之役契丹自陽城不利畜謀俟便踰一期矣今
國家邊上深溝高壘守猶不足得有侵越乎且瀛莫
獲之無以保殘之是爲寇立敵招怨在此行也朝廷

以我先帝舊臣特都統虛名而已曾不以大事利害一相謀之社稷至重良有憂也始少帝八年在澶淵爲契丹所迫命帝爲北面招討使第一詔會兵鎮州第二詔會兵邢臺時以鴈門有虜黨南下張脅牽之勢故帝親率兵拒焉由是兩路將行皆後期不能赴朝廷以爲持疑逗留稽勤王之意少帝曾謂近侍曰太原全不爲朕必貯異志有處分便可速爲之議者以爲言之非祥故後雖有委託之命而無臨制之權帝亦知少帝不爲我用嘗鎮靜自守無復敢進一言以箴朝廷之闕十一月杜重威入瀛洲界下東城而

西以契丹大至故也十二月十日重威以王師降契丹真定東垣渡耶律氏率雜虜漢軍而南先遣我降將張彥澤以二千騎馳渡白馬津入汴據之帝聞而大駭分兵守境以備侵軼之患

十二年十二月卽位初殿直韓訓進呈造到攻城木鳳斧鑿帝聞之謂左右曰衆心成城衆散則城無所保矣斯何用焉

周世宗嘗謂侍臣曰近代君臣多不能保其終始何也侍臣奏曰蓋爲臣者不得事君之道或恃寵以矜功或縱欲以敗度故雖得其位旋失其身帝曰此繇

其君也儻君能駕御保惜不寘於顛危之地則臣下必能保守其富貴自然君臣保其終始也羣臣大稱夫之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帝王部 四十七

友愛 慈愛

友愛

夫孝悌本於仁愛恭順之謂因心而友親族以睦皆王者之德也肇自有庠垂為休範爾後或異其禮遇篤之情好優賜予之數惻睽違之念形惟疾之憂軫

孔懷之痛矜其過失撫其孤藐莫不發於深衷表於至性成和協之美致懷寧之福風行化馳民德歸厚者矣

舜父母使舜浚井出從而掩之舜浚井入而即出瞽瞍不知已出從而蓋

其井以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象舜弟也謨謀也都

為死矣於君而殺者皆我也欲與於也君舜也象言謀

父母分其有故引其功 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

朕琴朕張朕丁禮切堯二嫂治朕棲二嫂娥皇女象

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饗陶思君爾忸怩象見舜

琴愕然反辭曰我醫陶舜曰惟茲臣庶女其于予治在牀鼓

思君故來爾忸怩慙也象至不仁封之

有庠封之有庠富貴之也

周文王燕兄弟作棠棣之詩曰棠棣之華鄂不韡韡

承華者曰鄂鄂是得華之光明則韡韡然盛喻

弟以敬事兄兄以榮覆弟思義之顯亦韡韡然

漢惠帝二年齊王肥入朝齊王帝庶兄與齊王飲太

后前置齊王上坐如家人禮以兄弟齒列不從君臣

材卧太后怒乃令人酌兩卮鵠酒置前鵠鳥赤身黑

切太后怒乃令人酌兩卮鵠酒置前目食鵠蝎野

葛以其羽畫酒令齊王為壽齊王起帝亦起欲俱為

壽太后恐自起反反音卮齊王惟之因不敢飲陽醉

去 景帝三年梁王武入朝梁王帝時帝未置太子與孝

王宴飲從容言曰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內喜太后亦然明年漢立太子遂止七年十月梁

王入朝帝使使持節乘輿駟迎梁王於闕下天子副車駕四

馬既朝上䟽因留以太后故入則侍帝同輦出則同

車遊獵上林中梁之侍中郎謁者着引籍出入天子

殿門著音竹畧切與漢官官亡異

武帝姊修成君帝母王皇后微時所為金王孫生女

俗在民間蓋諱之也言隨流俗而在閭巷未顯貴韓嫣白之嫣音姬

帝曰何為不蚤言乃車駕自往迎之其家在長陵小

市直至其門使左右入求之家人驚恐女逃匿扶將

出拜帝下車立曰大姊何藏之深也載至長樂宮與

俱謁太后太后垂涕女亦悲泣帝奉酒前為壽錢千

萬奴婢三百人公田百頃甲第以賜姊太后謝曰為

帝費因賜湯沐邑號脩成君男女各一人女嫁諸侯

男號脩成子仲

成帝河平初定陶王康來定陶王帝庶弟太后與帝承先帝

意遇王甚厚賞賜十倍於它王不以往事為織芥往

謂元帝時欲以代太子也言無織芥之嫌王之來朝也天子留不遣歸國

帝謂王曰我未有子人命不諱謂人命無常不可諱也一朝有

它且不復相見爾長留待我矣後王薨綏和中徵王

子欣為皇太子 欣哀帝也

後漢光武兄伯升為更始所害光武不敢顯其悲戚每獨居輒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處馮異獨叩頭寬譬哀有光武止之曰卿勿妄言

明帝永平五年琅琊王京就國 京帝母弟 七年帝悉以光

烈皇后遺金寶財物賜京

十一年東平王蒼與諸王朝京師月餘還國帝臨送歸宮悽然懷思乃遣使手詔國中傳曰辭別之後獨坐不樂因就車歸伏軾而感瞻望永懷實勞我心誦及采菽以增歎息

十五年帝案地圖將封皇子悉半諸國馬后見而言曰諸子食數縣於制不已儉乎帝曰我子豈宜與先帝子等乎歲給二千萬足矣先是帝庶弟楚王英以大逆自殺後是歲帝幸彭城見許太后及英妻子於內殿悲泣感動左右

章帝建初三年有司奏遣陳王羨與鉅鹿王恭樂成王黨俱就國 三王皆帝弟 帝性篤愛不忍與諸王乖離遂

皆留京師明年案輿地圖令諸國戶口皆等租入歲各八千萬 一云樂成王黨明帝之子與帝同年尤相友愛

和帝即位遵章帝故事兄弟皆留京師恩寵篤密有

司請遣諸王歸藩不忍許 至安帝初乃就國

永元十五年有司以日食陰盛奏遣諸王侯就國詔

曰甲子之異責繇一人諸王幼稚早離顧復弱冠相

育嘗有蓼莪凱風之哀選孺之恩知非國典且復須

留至冬從祠章陵詔假諸王羽林騎各四十人

魏文帝庶弟趙王幹一名良本陳妻子既生三歲而

陳歿太祖令王夫人養之良年五歲而太祖疾困遣

令語太子言此兒三歲亡母五歲失父以累汝也帝

繇是親待隆於諸弟良年小嘗呼帝為阿翁帝謂良

曰我汝兄帝又愍其如是每為涕泣

明帝時燕王宇字彭祖武帝子帝少與宇同止嘗愛

異之及即位寵賜與諸王殊

晉武帝弟樂平王延祚字大思少有篤疾不任封爵

太康初詔曰弟祚早孤無識情所哀愍幼得篤疾日

冀其差今遂廢痼無復後望意甚傷之其封為樂平

王使有名號以慰吾心

後魏文成弟長樂王處文聰辨夙成年十四薨帝悼

傷之自小歛至葬嘗親臨哀慟陪葬金陵

孝文篤於兄弟以咸陽王禧次長禮遇優隆然亦知

其性貪每加切戒後以禧長兼太尉公因幸其第謂

司空穆亮僕射李冲曰既有天地又有君臣太尉位
 居台鉉在冢宰之上三槐九棘不可久空元弟禧雖
 在事不長而戚連皇極且長兼太尉以和飪鼎朕常
 恐君有空授之名臣貽彼已之刺今幸其宅徒屈二
 賓良以為愧又幸廣陵王羽第與諸弟言曰朕昨親
 受人訟治知廣陵之明了咸陽王禧對曰臣年為廣
 陵兄明為廣陵弟帝曰我為汝兄汝為羽昆汝復何
 恨又曰叔翻羽字沉疴綿綴遂有危歲我每為深憂恐
 其不振今得痊愈晚成婚媾且喜其吉慶故命駕耳
 宣武留愛諸弟京兆王愉等嘗出入宮掖晨昏寢處

若家人焉帝每日華林戲射衣衫騎從往來無闕

唐太宗貞觀十年三月諸王歸藩帝流涕而謂之曰
 友于之情凡人所重朕於兄弟情豈不欲同遊處展
 親愛耶但以天下事重方成分別不能不悲耳兒于
 尚或可求兄弟更不可得也遂嗚咽不能止

鄧王元亨帝之弟也初拜散騎嘗侍出藩帝以其幼
 小甚思念之中路賜以金盞遣使者為之設宴以慰
 其羈思之心

高宗永徽二年襄成長公主薨于嘗州

公主太宗長女適州刺史

蕭將陪葬昭陵塗次故城之西帝登城見柩車而哭

仍令黃門侍郎宇文節塗中弔諸子焉

咸亨二年城陽公主薨于房州

公主帝同出適房州刺史薛於顯

福門舉哀哭之甚慟五日不視事仍遣中使及宮人

往房州視其喪事給靈輦還京

玄宗兄弟聖曆初出閣列第於東都積善坊五人分

院同居號五王子宅大定元年從幸西京賜宅於降

慶坊亦號五王子宅先天初玄宗為大被長枕宋王

成器等昆季每與同寢太平公主奏之太上皇詰曰

昆季恩深歡娛共被汝為留愛天倫其睦斯乃萬方

有慶九族延休言念仁慈固多忻慰開元初以興慶

是龍潛舊邸因以為宮寧王憲於勝業坊東南角

賜宅申王撝岐王範於安興坊東南角賜宅薛王業

於勝業坊西北角賜宅邸第相望於宮側帝於興慶

宮西南置樓西南題曰花萼相輝之樓南面題曰勤

政務本之樓帝時登樓聞諸王音樂之聲咸召昇樓

同榻宴諱或便幸其第賜金錢帛厚其勸賞諸王每

日於側門朝見歸宅之後即奏樂縱飲擊毬闔鷄或

近郊從禽或別野追賞不絕於歲月遊踐之所中使

相望以為天下友悌近世無比帝既篤於昆季雖有

纒邪交構其間然友愛如初憲尤謹慎未曾干議時

政及與人交結帝尤以此信重之嘗與憲及岐王範書曰昔魏文帝詩云西山一何高高處殊無極上有兩仙童不飲亦不食賜我一藥丸光輝有五色服藥四五日身體生羽翼朕每思服藥而生羽翼何如骨肉兄弟天生之羽翼乎陳思有超代之才堪佐經國之務絕其朝謁卒令憂歿魏祚未終遭司馬宣王之奪豈神丸之効也虞舜至聖捨象傲之憊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此爲帝王之軌則于今數千歲天下歸善焉朕未嘗不廢寢忘食飲之者也頃因餘暇妙選仙經得此神方古老云服之必驗今分此藥願與兄弟等同保長齡永無限極

開元八年岐王範接待文士劉廷琦張諤等會駙馬都尉裴虛已坐與範遊謙兼私挾讖諱之書配徙嶺外廷琦諤皆坐累貶官然帝未嘗問範恩情如初謂左右曰我兄弟友愛天生必無異意祇是趨競之輩強相託附耳我終不以纖芥之故責及兄弟也是年薛王業疾帝親爲祈禱及愈車駕幸其第置酒讌樂更爲初生之歡帝賦詩曰昔見漳濱卧言將人事違今逢誕慶日猶謂學仙歸棠棣花重滿鳩原鳥再飛其恩意如此

十三年帝嘗不豫薛王業妃弟內直郎韋賓與殿中監皇甫恂私議休咎事發帝令杖殺韋賓左遷皇甫恂爲錦州刺史妃惶懼降服待罪業亦不敢入謁帝遽令召之業至階下逡巡請罪帝降階就執其手曰吾有若心猜兄弟者天地神明所共咎罰遂歡讌久之仍慰諭妃令復其位

十四年岐王範薨帝哭之甚慟輟朝三日爲之追福手寫老子經徹膳累旬百僚上表勸諭然後復嘗

二十四年正月辛丑幸故薛王宅以三年之制將終追悼

二十八年寧王憲疾帝令中使送醫藥及珍膳相望於路僧崇一療稍瘳帝大悅特賜崇一緋袍魚袋以賞異之時申王等皆先薨唯憲獨在帝尤加恩貸每年至憲生日必幸其宅移時宴樂居嘗無日不賜憲酒及異饌等尚食總監及四方有所進獻皆分賜之憲嘗奏請年終錄付史官每年數百紙

二十九年寧王憲薨帝聞之號泣哀不自勝左右皆掩涕追謚曰讓皇帝憲長子汝南郡王璿上表懇辭盛陳先意謙退不敢當帝號手制不許內出御衣一副遣中官高力士齎手書寘于靈坐之前其書曰諱

白一代兄弟一朝存沒家人之禮是用申情興言感
恩悲涕交集大哥孝友近古莫儔當號五王同開即
第遠自童幼洎乎成人長則同遊樂則同業事均形
影無不相隨頃以國步艱危義資克定先帝御極日
月照臨大哥嫡長合當儲貳以功見讓爰在薄躬既
嗣守紫宸萬機事總聽政之暇得展於懷十數年間
棣華彫落謂之手足唯有大哥今復淪亡眇然無對
以茲感慕何恨如之然以厥初生人孰不俎謝所貴
光昭德行以示崇高立德立名斯為不朽大哥事跡
身沒讓存故冊曰讓皇帝神之昭格當茲寵榮況庭

訓傳家璣等申讓善述先志實有遺風成其美也恭
惟緒言况焉如在寄之翰墨悲不自勝

肅宗庶弟永王璘數歲失母

母曰郭順儀

帝鞠養頗憐之

至德一年於江寧擅舉兵戰敗奔南陽至大庾嶺為
洪州皇甫侁所執使人潛害璘妻女等使人送至蜀
郡帝聞之傷悼久之而迫以大義竟不能加侁罪帝
亦愛弟之故隱而不言潛謂人曰皇甫侁生得吾弟
何不送歸蜀郡而擅殺之自此不復見用矣

晉高祖弟曹州防禦使暉幸中書奏天子為五服之
內親本服周者三朝翼而止帝俯而從之輟視朝三

慈愛

為人父者慈而已矣既慈而愛既愛而親非獨情之所
 鍾抑亦教之所繇生也是以左傳之述謂之六順戴記
 所紀冠乎六義若乃引而進之以至於猶子順而下之
 以及於諸孫皆天屬之至親人情之所篤而况履尊極
 之位居億兆之首自家以刑國繇上而化下夫如是
 則天性之愛人倫之義足以敦於禮儀者矣
 漢文帝少子梁懷王揖好詩書帝愛之異於他子
 宣帝子淮南憲王欽壯大好經書法律聰達有才帝

甚愛之數嗟歎憲王曰貞我子也時元帝為太子
 成帝於甲觀畫堂為世嫡皇孫帝愛之字曰太孫嘗
 置左右

元帝選許嘉女以配太子初入太子家帝令中嘗侍
 黃門親近者侍送還白太子權說狀說讀帝喜謂左
 右酌酒賀我左右皆稱萬歲

後漢光武建武十一年徙太原王章為齊王章帝兄
 伯升之子少孤帝感伯升功業不就撫育恩愛甚篤
 以其少貴欲令親吏事故使試守平陰令

試守者
職滿歲為

平真陰縣屬河南郡又云在平津南故曰平陰文帝
 改為河陰故城在今維陽陳北濟州平陰縣東北

冊元 慈愛

里亦有平陰縣故城後遷梁郡太守

魏太祖子鄧哀王冲字蒼舒少聰察岐嶷太子數對

羣臣稱述有欲傳後意年十三疾病嘗親為請命及

亡哀甚文帝寬喻帝曰此我之不幸而汝曹之幸

也言則流涕為聘甄氏亡女與合葬之又帝孫獻

帝也生數歲而有岐嶷之姿帝異之曰我基於爾三世

矣每朝會同於侍中近臣竝列帷幄

晉武帝時秦獻王東沉敏有識量帝嘗幸宣武塲以

二十六軍兵簿令東科較之東一省便擿脫謬帝異

之於諸子中尤見寵愛

元帝子琅邪悼王煥帝特所鍾愛初封顯義侯及煥

疾篤為之徹膳乃下詔封為琅邪王俄而薨帝悼念

無已將葬以煥既封列國加以成人之禮

後魏明帝子樂平王丕少有才幹為世所稱帝以丕

長愛其氣度特優異之

太武太平貞君元年六月景穆即文子也生文成於東宮

文成少聰達帝愛之嘗置左右號世嫡皇孫又高允

與崔浩述成國記後以經授太子及浩誅太子救允

於帝以直免死太子之薨也允久不進見後帝召允

昇階獻欵悲不能止太武流淚命允使出左右莫知

相謂曰高允無言悲泣令至尊哀傷何帝聞之召而謂曰汝不知高允悲乎左右曰臣等見允無言而泣陛下爲之悲傷是以竊言耳帝曰崔浩誅時允亦應死東宮苦諫是以得免今無東宮允見朕因悲耳宣武帝卽位後頗喪皇子胡克華之生孝明帝自以長嗣深加慎護爲擇乳保皆取良家宜子者養於別宮皇后及克華皆莫得而撫視焉

隋高祖第二子卽煬帝初爲晉王美姿儀少敏慧高祖反后於諸子中特所鍾愛

秦王俊高祖第三子開皇中薨於秦邸帝哭之曰晉王前送一鹿我令作脯擬賜秦王今亡可置靈坐之前心已許之不可虧信

唐太宗貞觀中高宗爲晉王以文德皇后最小子后終後累年帝憐之不令出閣至是立爲太子十七年十一月甲辰誕皇孫太子宴宮寮於弘教殿帝幸東宮自殿北門而入太子自投階下舞蹈稱萬歲帝謂功臣曰頃來生業稍可非乏酒食而唐突公等宴會者朕因觀之慶故就公爲樂耳咸稱萬歲酒酣帝起舞羣臣竝舞樂極而罷賜物各有差

魏王泰太宗第四子也太宗以泰愛文學特令別置

文館學士嘗幸泰延康坊宅曲赦雍州及長安獄大
辟罪以下竝原之免延康里百姓無出今年租賦曲
賜泰府官僚及同里老人各有差時承乾爲太子泰
每月所給料物又踰於太子後以承乾足疾遂有奪
嫡計承乾廢泰仍降封東萊王又封順陽王居均州
貞觀十八年二月帝手持泰表以謂近臣曰泰文詞
美麗豈非才士我心中念泰卿等所知但爲社稷之
計斷割恩寵遣其居外者亦是兩相安全

玄宗開元五年夏悼王一薨一生而美秀帝鍾愛無
比名之爲一孩孺而薨帝追封謚時車駕在東都塋
於城南龍門東帝欲宮中舉日見之

代宗華陽公主帝愛女也母曰貴妃獨孤氏公主幼
聰慧過人善候帝旨動容發言必隨喜愠帝之所貴
則因而美之帝之所惡則因以全之由是帝特所鍾
愛

大曆元年三月庚寅許華陽公主出於禁外歷過東
市及資聖寺遣高品宮人及高品內侍六軍將等以
從城內觀者如堵以公主有疾縱令遊觀特寵之也
及薨哀悼過深宰臣等以修短嘗理因中官吳承倩
付奏以諷導帝爲之節哀初有疾帝命宗師道訓名

曰瓊華真人及疾亟帝親自臨視屬續之際嚙傷帝
手指其愛念如此至五月辛丑帝以公主之哀未聽
朝宰臣等抗疏言曰伏以華陽公主輟朝又當夏至
節假臣等趨事向隅旬時惶駭失圖瞻跼若歲仰惟
公主夙成神悟仁眷特鍾嘗禱必親已承臧膳幽明
遽聞倍歿慈衷臣等微誠無由感達伏惟陛下守累
聖之公器御羣生之重畜夷百戰之艱患撫四海之
傷殘虜候爲虞戎師近警一言萬務裁成聖心得失
謬於毫釐安危存於晷刻伏慮顧懷猶切神志未和
衆情之所以不寧臣子之所宜兢悸伏願抑周喪之

私痛均品物於至公下慰黔黎上安宗社天下幸甚

帝始親朝政

德宗唐安公主帝長女也母昭德皇后公主性聰敏
孝敬帝所鍾愛初詔韋宥尚焉未克禮會而遇行幸
興元元年幸梁洋車駕至成公主薨帝痛甚令有司
殯其葬禮

邕王諒皇太子之子德宗愛念命之爲子次爲第七
授開府儀同三司遙領節度使竟未出閣貞元十五
年九月薨

憲宗元和二年十二月普寧公主出降于頔之子季

友公主帝長女也特所鍾愛其禮甚盛

文宗太和二年六月己卯以晉王薨廢朝三日王名
普敬宗長子也郭妃生時年五歲帝無念所至踰於
皇子

後唐明宗長子卽末帝也初與樞密使安重誨在常
山因杯盤失歡末帝以拳擊重誨腦中其擗走而獲
免末帝旦謝重誨重誨終術之及末帝鎮蒲中知其
出入不時重誨因矯宣中旨令將楊彥溫遇出郭
則閉門勿納後末帝遊舜廟迴爲彥溫所拒末帝知
重誨構之馳還雒陽以求自雪重誨繼奏請行重典

帝曰朕爲小將較時家徒衣食不足賴此兒荷石炭
收馬糞存養以至身達今貴爲天子而不能庇一兒
卿欲行朝典朕未曉其意卿可速退朕自令居閑便
了遂詔歸私邸末帝尚懼重誨多方危陷但日誦佛
書陰禱而已明年重誨出鎮河中帝召見泣而謂之
曰如重誨意爾安得更相見耶乃以末帝爲左衛大
將軍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帝王部 四十八

謙德 從人欲

謙德

老子稱夫唯不居是以不去帝王代天地之工臨億兆之上鑒昭齊於三光長育同乎四時謙恭成德振衿不萌巍巍之功蕩蕩之化民何得而稱焉故抑其

頌述自云德薄然後不猷益茂聖烈益隆焉
後漢光武建武七年四月詔上書者不得言聖
中元元年京師醴泉湧出飲之者痼疾皆愈惟耿蹇
者不瘳又有赤草生於水崖郡國頻上甘露羣臣奏
言地祇靈應而朱草萌生孝宣帝每有嘉瑞輒以改
元神爵五鳳甘露黃龍列爲年紀蓋以感致神祇表
彰德信是以化致昇平稱爲中興今天下清寧靈物
仍降陛下情存損挹推而不居豈可使祥符顯慶沒
而無聞宜令太史撰集以傳來世帝不納嘗自謙無
德每郡國所上輒抑而不當故史官罕得記焉

明帝永平六年四月詔曰先帝詔書禁人上事言聖
而間者章奏頗多浮詞自今若有過稱虛譽尚書皆
宜抑而不省示不爲諂子嗤也

十五年案地圖將封皇子悉半諸國馬后見而言曰
諸子食數縣於制不已儉乎帝曰我子豈宜與先帝
子等乎歲給二十萬足矣

章帝建初七年十月岐山得銅器形如酒罇獻之又
獲白鹿帝曰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人之無良相
怨一方斯器亦曷爲來哉

和帝元興元年自竇憲誅後帝躬親萬機每灾異輒

延問公卿極言得失前後符瑞八十一所自稱德薄
皆抑而不宣

魏武令曰孤始舉孝廉年少自以本非巖穴知名之
士恐爲海內人之所見嗤思欲爲一郡守好作政教
以建立名譽使世上明知之故在濟南始除殘去穢
平心選舉違迕諸常侍以爲強豪所忿恐致家禍故
以病還去官之後年紀尚少顧視同歲中年有五十
未名爲老內自圖之從此却去二十年待天下清乃
與同歲中始舉者等耳故以四時歸鄉里於謙亭五
十里築精舍欲秋夏讀書冬春射獵求低下之地欲

以泥水自蔽絕賓客往來之望然不得如意後徵爲
都尉遷典軍校尉意遂更欲爲國家討賊立功欲望
封侯作征西將軍然後題墓道言漢故征西將軍曹
侯之墓此其志也而遭值董卓之難興舉義兵是時
合兵能多得耳然嘗自損不欲多之所以然者兵多
意盛與強敵爭儻更爲禍始故汴水之戰數千後還
到揚州更募亦復不過三千人此其本志有限也後
領兗州破降黃巾三十萬衆文袁術僭號於九江下
皆稱臣名門曰建號門衣被皆爲天子之制兩婦預
爭爲皇后志計已定人有勸術使遂卽帝位露布天

下答言曹公尚在未可也後孤討禽其四將獲其人衆遂使術窮亡解沮發病而死及至袁紹據河北兵強勢盛孤自度勢實不敵之但計投死爲國以義滅身足垂於後幸而破紹梟其二子又劉表自以爲宗室包藏奸心乍前乍却以觀世事據有荊州孤復定之遂平天下身爲宰相人臣之貴已極意望已過矣今孤言此若爲自大欲人言盡故無諱耳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或者人見孤強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恐私心相評言有不遜之志妄相忖度每用耿耿齊桓晉文所以垂稱至今日者以

其兵勢廣大猶能奉事周室也論語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矣夫能以大事小也昔樂毅走趙趙王欲與之圖燕樂毅伏而垂泣對曰臣事昭王猶事大王臣若獲戾放在他國沒世然後已不忍謀趙之徒隸况燕後嗣乎胡亥之殺蒙恬也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其勢足以背叛然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忘先王也孤每讀此二人書未嘗不愴然流涕也孤祖父以至孤身皆當親重之任可謂見信者矣孤及子楠兄弟過於三世矣孤

非徒對諸君說此也嘗以語妻妾皆令深知此意孤謂之言顧我萬年之後汝曹皆當出嫁欲令傳道我心使人皆知之孤此言肝鬲之要也所以勤勤懇懇叙心腹者見周公有金縢之書以自明恐人不信之故然欲孤便爾委捐所典兵衆以還執事歸就武平侯國實不可也何者誠恐已離兵爲人所禍也旣爲子孫計又已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此所以不得爲也前朝恩封三子爲侯固辭不受今更欲受之非欲復以爲榮欲以爲外援爲萬安計孤聞介推之避晉封申胥之逃楚賞未嘗不捨書

而歎有以自省也奉國威靈仗鉞征伐推弱以克強處小而禽大意之所圖動無違事心之所慮何向不濟遂蕩平天下不辱主命可謂天助漢室非人力也然封兼四縣食戶三萬何德堪之江湖未靜不可讓位至於邑土可得而辭今上還陽夏柘苦三縣戶二萬但食武平萬戶且以分損謗議少減孤之責也晉宣帝以武功初封舞陽昆陽鄧及臨潁四縣邑萬戶子弟十一人皆爲列侯帝勲德日盛而謙恭愈甚以大嘗嘗林鄉邑舊齒見之每拜嘗戒子弟曰盛滿者道家之所忌四時猶有推移吾何德以堪之損之

又損之庶可以免乎

後魏孝文時北海王詳行中領軍留守後朝於行宮
帝引見之詳慶平沔北帝曰朕以畿南未清神麾暨
動沔北數城竝皆柔服此乃是將士之効非朕之功
詳對曰陛下德邁唐虞功微周漢自南之風於是乎
始又帝有事於方澤質明羣臣問起居帝曰昨日方
澤殊自大暑遇天雲蔭密行人羞得無弊咸陽王禧
對曰陛下德感天地故靈物凝彩雖復雨師灑道風
伯清塵豈過於此帝曰伊洛南面之中此乃天地氤
氲陰陽風雨之所交會自然之應非寡德所能致此

前廢帝普泰元年四月有龍跡自宣陽門西出復入
城羣臣入賀帝曰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但當
君臣上下克己爲治未足恃此爲慶

後周武帝建德六年八月鄭州獻九尾狐皮肉銷盡
骨體猶具帝曰瑞應之來必昭有德若使五品時叙
四海和平家識孝慈人知禮讓乃能致此今無其時
恐非實錄乃命焚之

唐高祖初卽位言自稱名與貴臣每同榻而坐納言
劉文靜進諫曰昔晉元帝初立嘗與朝臣共坐王導
奏曰太陽俯同萬物欲使蒼生將何仰照今至尊自

卑屈羣下何以自安諸臣入朝皆升御坐垂乾坤之
定位誠願陛下改之帝曰昔漢光武與嚴子陵同卧
乃至加足於帝腹諸公竝舊齒名賢平生親友今雖
應天受命而宿昔之志何可忘之連榻同餐適盡歡
愛公宜勿爲謙也

太宗貞觀六年秘書少監虞世南上聖德論手詔答
曰卿所論太高但朕甚寡薄恐有識者窺卿爲後人
所笑卿引古昔無爲而治朕未敢擬倫比之近代乍
踰之耳卿觀朕之始未見朕之終宜付秘書若朕能
慎終如初則可爲也如違此道不用後代笑卿焉

十二年著作郎鄧隆上表請編錄御製詩集太宗冲
讓不許

玄宗開元十三年潞州獻瑞應圖帝謂宰臣曰朕往
在潞州但靖恭所職不記此事今旣固請編錄卿喚
取藩邸舊寮問其實事然後脩圖

肅宗初爲皇太子將行冊命有司進儀注有中嚴外
辨之禮及所御衣服有降紗衣帝以逼尊極辭不敢
受公卿議太師蕭嵩左丞相裴耀卿奏此乃舊儀古
今通用皇太子因心謙讓不欲混同請改外辨爲外
備其中嚴停絳紗衣請爲朱明服詔可其議東宮舊

合乘輅至殿門帝自宮步至
九月丁亥受命東討統朔方安西回紇南蠻大食之
衆二十萬鼓行而前將行百寮拜送於朝堂帝答拜
既出當關不乘馬步出水馬門而後登車觀者美之
憲宗元和十四年宰臣裴度紀述淮西初日用兵及
東平就誅聖謩玄筭憂勤始終後因賜宴跪獻于帝
請內印出付使臣編錄帝覽而言曰此事果行似出
于朕懷非所欲也遂抑而不允

周太祖初踐祚志懷謙揖藩岳老臣多不稱名與鄆

高行周詔即呼齊王行周上章陳讓

世宗顯德二年九月甲子賜宰臣樞密使侍衛諸將
以下食於萬歲殿帝因曰兩日以來至甚寒沍朕於
宮闈之中食珍美之膳但以無功及民何以仰答大
貺雖躬親庶政日覽萬機亦恐無以勝任當須手執
耒耜與民同力不然親當矢石為人除害稍可安心
耳又曰朕不為賜卿等食因事興言實自責也

三年十二月己卯帝謂侍臣曰昨觀有司進呈取定
本年正旦御殿衣冠鎮圭覽之不覺驚懼且恐信未
及於天下德澤未洽於兆民何以堪此盛事宰臣奏

曰陛下兢慎如此何慮恩德不及於遠人哉

夫同欲盡濟古典之格言惟惠之懷人心之必至是以惟辟作福守位以仁勤恤以宣其詞曲成以濟其務浹醲化於綿宇洽太和於元氣使夫廣運之德酌而不竭含生之類各得其所則知以人爲心蓋帝王之盛德也至若一夫不獲有商所以啓其基小物不遺宗周所以隆其祚以阿衡師保之助宣股肱佐佑之力足以永固鴻業垂光無窮况夫司牧當陽神機獨運流玄澤之腴潤漸羣靈之骨髓覆幬之施有不

可形容者焉書曰人之所欲天必從之蓋愛民甚矣漢高帝六年將封張良帝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得中臣願封留足矣乃封良爲留侯

武帝征和三年故城父令公孫勇與客胡倩等謀反

倩下見切

倩詐稱光祿大夫從車騎數十言使督盜賊止

陳留傳舍太守謁見欲收取之淮陽太守田廣明覺知發兵皆捕斬焉而公孫勇承續云乘駟馬車至園園使小史怪之亦知其是守尉魏不害與廢畜夫江德尉父蘇昌共收捕之上封不害爲當塗侯德轅

陽侯

韓音遼

昌蒲侯四人俱拜於前小史竊言武帝問

言何對曰為侯者得東歸不帝曰汝欲不貴矣

言汝意欲

歸不吾今貴汝謂賜之爵也

汝鄉名為何對曰名遺鄉亦曰用遺

汝矣

遺代季功

於是賜小史爵關內侯食遺鄉六百戶

後漢光武建武六年今諸侯就國高陽侯耿純上書

自陳前在東郡案誅汝守宋與混屬今國屬涿

誠不自安制書報曰汝前奉命出使英文吏曉知

義理何時當以公事相受堯舜之罰者不能

愛已也更擇國土令侯無更封純為東

光侯

章帝時琅琊王京國中有城陽景王祠使人奉祠神

數下言宮中多不便利京上書願徙宮開陽以華蓋

南武陽厚丘贛榆五縣易東海之開陽臨沂帝許之

和帝末元十二年西域都護班超自以久在絕域年

老思歸上疏曰臣聞太公封齊五世葬周狐死首丘

代馬依風夫周齊同在中土千里之間况於遠處絕

域小臣能無依風首丘之思哉蠻夷之俗畏壯侮老

臣超犬馬齒殲嘗恐年衰奄忽僵仆孤魂棄捐昔蘇

武留匈奴中尚十九年今臣幸得奉節帶金銀

金銀謂印

也金印紫綬銀印青綬也護西域如日以壽終屯部誠無所恨然

恐後世或名臣為沒西域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
 生入玉門關臣老病衰困冒死瞽言謹遣子勇隨獻
 物入塞及臣生在令勇目見中土而超妹同郡曹壽
 妻昭亦上書請超曰妾同產兄西域都護定遠侯超
 幸得以微功特蒙重賞爵列通侯位二千石天恩殊
 絕誠非小臣所當被蒙超之始出志捐軀命冀立微
 功以自陳效會陳陸之變道路隔絕超以一身轉側
 絕域曉譬諸國因其兵衆每有攻戰輒為先登身破
 金夷不避死亡賴蒙陛下神靈且得延命沙漠至今
 積三十年骨肉生離不復相識所與相隨時人士衆

皆已物故超年最長今且七十衰老被病頭髮無黑
 兩手不仁不仁猶不遂也耳目不聰明扶杖乃能行雖欲竭
 盡其力以報塞天恩迫於歲暮犬馬齒索蠻夷之性
 悖逆侮老而超旦暮入地久不見代恐開姦宄之源
 生逆亂之心而卿大夫感懷一切莫肯遠慮如有卒
 暴超之氣力不能從心便為上損國家累世之功下
 棄忠臣竭力之用誠可痛也故超萬里歸誠自陳苦
 急延頸踰望三年於今未蒙省錄妾竊聞古者十五
 受兵六十還之亦有休息不任職也緣陛下以至孝
 理天下得萬國之歡心不遺小國之臣况超得備侯

伯之位故敢觸死為超求哀旬超餘年一得生還復見闕庭使國家無勞遠之慮西域無倉卒之憂超得長蒙文王墓骨之恩子方哀老之惠田子方魏立侯之師也見君之老馬棄之曰少盡其力老而棄之非仁也於是收而養之詩云民亦勞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超有書與妾生訣恐不復相見妾誠傷超以壯年竭忠孝於沙漠疲老則便捐死於曠野誠可哀憐如不蒙救護超後有一旦之變冀幸超家得蒙趙母衛姬先請之貸妾愚戇不知大義觸犯忌諱書奉帝感其言乃徵超還馬防扶風人明德皇后兄弟也初封潁陽侯後徙封

翟鄉侯以江南下濕上書乞歸本郡和帝聽之魏武帝族子曹真為大將軍少與宗人曹遵鄉人朱讚並事帝遵讚早亡真愍之乞分為食邑封遵讚子詔曰大司馬有叔向撫孤之仁篤晏平久要之分君子成人之美聽分真邑賜遵讚子爵關內侯各百戶晉惠帝時太傅楊駿輔政備禮聘劉殷殷以母老固辭駿於是表之優詔遂其高志聽終色養勅所在供其衣食蠲其徭賦賜帛二百疋穀五百斛明帝時王舒為荊州刺史其子允之隨在西府及舒授會稽內史欲令允之仕舒請曰臣子尚少不樂早

官帝許隨舒之會稽
康帝初顧和爲尚書僕射以母老固辭詔勅特諭暮
出朝還其優遇如此
簡文帝時郝愔有高名爲太嘗固讓不拜深抱冲退
樂補遠郡從之出爲輔國將軍會稽內史
孝武帝時桓秘以免官退居墓所放志田園好遊山
水後起爲散騎嘗侍凡三表自陳詔曰秘受遇先朝
是以延之而頻有讓表以栖尚告誠兼有疾疾是用
增歎可順其所執

後魏孝明時田隨典爲平原太守隨興情貪邊官不

願內地改授弋陽汝南二郡太守

後周宣帝時上洛豐陽人泉企世襲本縣令企年十

二鄉人皇平陳合等三百餘人詣州請企爲縣令州

申上時吏部尚書郭祚以企年少未堪宰民請別選

遣終此一限令企代之宣帝詔曰企向成立且爲本

鄉所樂何爲捨此世襲更求一限遂依所請

隋文帝時杜臺卿以患聾不堪吏職請修國史帝許

之除著作郎

煬帝時楊約拜浙陽太守其兄子玄感時爲禮部尚
書與約恩義甚篤旣愴分離形於顏色帝謂之曰公

此憂悴得非爲叔耶玄感再拜流涕曰誠如聖旨帝思約廢立之功繇是徵入朝

唐太宗貞觀八年以所擒頡利館於太僕廩食之頡利性不好屋下嘗於庭中施穹廬而居焉鬱鬱不得志與其家人相對悲歌而泣太宗見其羸憊授虢州刺史以彼土多麀而縱其畋獵庶不失物性頡利辭不願往繇是拜大將軍賜以田宅及卒詔其國人塋之從其俗禮焚屍於灞水之東

于伯億仕隋爲左翊衛歸朝爲朝散大夫每掌巡徼精勤不倦及歲在懸車乃抗表云臣雖年合致仕而筋力尚強猶堪驅策太宗嘉其任率聽復舊位薛願爲太史令願清靜每厭人間囂滓因帝與語乃自陳其情願於昭陵側構一茅宇以終餘生太宗嘉而從之因度爲道士拜中大夫爲置紫府觀於九峻之下申其高尚焉

張柬之神龍初爲中書令監修國史罷知政事其年秋表請歸襄州養疾許之仍特授襄州刺史其子著作郎濟亦令從父往將行中宗親賦詩祖道又令羣公餞送於定鼎門外

玄宗開元六年河南叅軍鄭銑虢州朱陽縣丞郭仙

舟投匭獻詩勅曰觀其文理是崇道法至於時用不切事情宜各從所好竝罷官度為道士

二十三年中天竺國僧善之無畏三藏以年老請還本國許之

二十七年以廣州刺史持節嶺南經略使宋鼎為潞州都督府長史鼎以兄嘗臨慶州喪逝上表陳情乞移理他州特詔許焉

德宗建中初姜公輔為拾遺翰林學士以待母家貧求為京兆府戶曹參軍從之學士如故

憲宗時白居易為拾遺翰林學士當改官帝謂崔羣

曰居易官卑俸薄拘於資地不能超等其官可以自便居易因奏曰臣聞姜公輔為內職求為京兆府判司為奉親也臣有老母家貧養薄乞如公輔於是除京兆府戶曹參軍學士如故

元和七年六月癸丑以給事中劉伯芻為虢州刺史以疾求出故也

敬宗時薛放為禮部尚書兼集賢殿學士閨門之內尤推孝睦孤孀百口苦俸薄因召對懇求外任其時以節制無關乃授以江南西道觀察使

宣宗太中十年三月宰相崔慎繇為劔南西川節度

副大使翌日帝微行至新豐柳柏見一布衣抱膝而歎帝以昇平稍久京師豐稔僅比開元之時上下無愁苦之音因怪而問日子何不足以至於斯布衣曰我本印人觀光至此有巢南之想又爲橐裝所迫今聞崔相國出鎮西川欲預其行無雙縑以遺其掌事者故有此歎帝曰子可明且相伺於此當奉其闕及旦勅慎繇將歸劔門路人見者莫不感涕其愛人也如此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十月勅邇聞京百官俸錢至薄骨肉數多支贍不充朝夕難遣僞庭時刻削嚴急不敢披陳今旣混同是行優卹下御史臺在班行有欲求外職或要分司各許中書門下投狀奏聞

明宗長興二年八月太傅致仕王建立太子少保致仕朱漢賓上章求歸鄉里勅曰凡爲食祿無不盡忠旣以縣車永期樂道若妨養性豈是優賢况非繫滯之名宜遂逍遙之便宜依應內外致仕官自此凡要出入不在拘束之限

李贊華爲滑州節度使長興四年七月壬辰明宗御廣壽殿顧謂贊華曰卿離鎮累月往來申報勞擾民吏宜早歸鎮贊華曰臣本武夫不樂內職願留宿衛

冊序元龜從人欲 卷之四十一
京師帝曰卿旣厭藩方則從所欲其元支俸料依舊全給鎮守不可闕師吾別命鎮將可乎贊華拜抃稱謝曰臣之願也

晉高祖天福二年以沂州刺史李繼忠爲單州刺史帝以繼忠勳舊之後數月之中連改三郡從其欲也六年八月前平盧軍節度行軍司馬顏衎爲駕部郎中充鹽鐵判官時衎在外地堂帖追令赴朝衎以母氏老年無人侍奉狀聞中書尋有勅只守本官

周太祖廣順元年三月丁卯西頭供奉官咸師範奏弟師朗先爲亳州蒙城鎮將因懷驚疑遁過淮外臣與東頭供奉官師睿二人時在定州監押兵士及在雍州攻城各拘職任隱帝勅書安撫臣冒死上訴緣祖父墳墓莊田點簡入官至今屬營田戶部歲時骨肉祭拜無所臣叨爲人子孝道難忘遂於生前便虧祀饗勅下本州其咸師範物業並宣賜

二年考城縣民乞開縣城南門東門從之先是修縣城閉塞之縣民以南臨宋亳北接曹澶商賈往來以此便之
三年四月滄州言控鶴官仇超補當州提生都頭先是太祖東征巡案賊壘慕容彥超設虎落以護城帝

宣諭諸州廂軍內果敢之士拔去鹿角者仇超仗一
大斧伐鹿角而徑登賊城爲守陴者傷三指而下帝
獎其勇健解其甲鎧唯衣一犢鼻賜以錦袍超謝訖
携斧又登賊壘芟夷懸撞之類而旋帝擢之在控鶴
官之列間日思其驍果宣問願陳力之所超曰父嘗
任滄州捉生都頭苟得之平生畢矣故與是職

九月以前青州節度副使王沼爲邢州副使沼故鎮
帥王武俊之家父鋌趙州刺史沼事莊宗累爲諸司
使出爲行軍副使罷平盧副使年七十餘求歸鄉里
或言沼貧悴者乃召還京何福進以僕馬遣之再授

副戎而思鄉之情不復已也

顯德元年正月青州節度使常思言被病請罷鎮歸
京尋醫從之

|| 五 || 卷 ||